T2720/7914.4

4

景帝
英宗
憲宗

皇明通紀 七之八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6 1959

新鍥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七

李卓吾批點

景泰

景皇帝紀 御名祁鈺英宗之弟英宗北狩而立庚午景泰元年在位七年謚皇帝復位

奉天承運 上皇帝勑曰 朕嗣位之初 上皇在虜 朕遣官寫表祝天 上皇正月朔帝受免賀。

十二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帝受免賀。 上皇在虜 朕遣官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礼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 朕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群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行群臣懼謝罪激納原奏事遂寢○進內閣學士商輅兵部尚書于謙仕○初開經筵命大臣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制郎中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賜金錢以為恩典

燕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常拾以賜之識者病其不使無所得一講官拾以賜上以袖中餘錢賜時勉

恩典時高敖年六十餘俯仰不便

褒嫟。

讀按 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孝士一日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特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特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若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逸豫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都

林聰勸帝鑑毖輸誠君也

景帝不私宦戚之明

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直責全歸其田民為

讀按 此二事景帝聽言之美不私宦戚之明亦為難得

北虜入

朔州天同總兵鄧瑩敗之詔封瑩定襄伯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

都督敗北虜於

朔州

敢言退者斬

由未聞有出一兵犯之者瑩不勝憤晝夜督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嘗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瑩率兵躡其後行七十里至永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泜窩賊營十二皆自

朔州搶掠而面者瑩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襲我宴瑩全軍而返為善瑩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瑩奮勇先登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瑩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豬龍山共前後斬首并虜二百餘騎奪回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瑩以八百騎破虜數千騎自虜衆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瑩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守大同御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攔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

呼聲震山谷

部登戰功第一真好漢子

設為攔地龍飛

天網等法

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撥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千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

有古良將風

譯按 水東日記郭定襄守大同。號而尚謀。有古良將風。

刘定之上言十事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劉虎等闕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閉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墩隧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墩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橫梳斬。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虜。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尊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宜乘大兵聚集之際迁其徒衆

工商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

痛革月錢之弊

上嘉納十事

令生員納粟入監

慮可資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伺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攻戰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為金銀以惠妓。究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攬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孰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事。皆切時務。上嘉納之。○以邊圍事殺。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士例每與歲貢同。

納粟入監事例濫觴於此

我朝納粟入監事例濫觴於此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塞後未遂援此例以賑飢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功無止息之期矣我朝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之事无不日入於玩愒廢弛不承權輿而大學爲尤甚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變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爲給事中自是其後其法寖廢近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等校相去何能以尋

聖祖獨出千古之見

聖祖盖取洪範正人既取方穀之義而非緊用之而無別也此我聖祖獨出千古之見也至後來納粟入監之例則乃利其財而授之官以誘不顧其賢與否而任其剥下以償之上利其入而下利其償上下交征利矣秕户人才之用乃聖主立賢之無方納粟入監之例斯衰世一切苟且之政得失何啻天淵欲治天下之治必法祖而後可致天下之治必法祖而後可

賈斌上疏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宦文

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閣寺用事之所致也太

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

捐生赴難

端本澄源

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

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擅酒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

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宦豎官撮其要者録成

四卷名之曰忠義其伏乙刑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

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淡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鑒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後

發回原衛斌後竟究所終

王振擅權以來宦官之禍極矣終於正統之世未敢有顯然攻之者戎二朝臣僚顯攻宦寺自此疏始賈斌以疏賤敢言尤難普洪武中馮堅以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高皇帝當與馮堅同心矣胡忠安乃沮格之得非畏宦官故與又按海鹽鄭公曉跋近代名臣言行録謂正統景泰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士木之雖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即與斌疏同意世變亦可慨矣愚嘗謂建文時一代人心風俗自殷頑民後雖乎其繼於此尤可驗云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鉞次釬皆好學通春秋痛

光公忠義顯白

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絶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左侍郎楊寧巡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鈐郎。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鈐仕至左參政。鈺兄弟並登進士

天所以報忠愍

選爲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繩繩不絶。人謂天所以報忠愍云。○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還。京未有期也。寧文忠表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赦袁彬

上皇　上皇。京師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文忠表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赦袁彬

董興大破賊州

董興大破廣州賊。黃谷等。

將楊俊出與寧領書。躬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廣失其鄉道。於是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谷等誅之

楊信民先爲廣東參政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益衰曰散既而信民率興等帥兵至時天方

議

白魚入舟中

生馬軼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鷄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當罰。不明顧公嚴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軼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肖養聚舡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軼曰。江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而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軼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率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肖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興後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廣西

大星墜河南當兆亂亡

逆賊授首之兆

陶成禦賊陶得二冠武義縣淛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冠武義無城惟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縣淛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冠先已招降。

陶成禦賊陶得二冠

護按　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夜墜而兆肖養之亡然則盜賊亦有過人者。道其賢誠。閔天數不偶然。即馬軼之才之識不獨鑒機通微且深合用師之道

以陶成陣死有功配享胡大海

尚書于謙分兵京師管守統領號令

都督楊俊守備獨石等處

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柔政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廡其子曾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醫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阯典史以有守有爲累遷至今職馬○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擇奏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者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管令在營操練統依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近令團營之法守而不易○戮左都督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罵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爲參將率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堈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議斬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讎撞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韋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泰政完者脫歡齎書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国政皆也先專之其後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頗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鬥立外親內忌其各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君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今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就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礼緩患耳於是　帝意始釋曰從汝

北虜遣使議和

王直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

虜遣使迎復上皇當受

就為文天祥冨鄒

勅書不及迎復

尒奉黃紙幹事然何典焉

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大監興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就可行者就為文天祥冨鄒言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就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最興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寔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太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寔驚訝詢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寔遂偕屢使北行

大明皇帝是我仇人

見太師仁厚之

譯接 水東日記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伕咨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燕人不易之以私惟於迎復則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寔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吳八兒禿之地也先見寔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寔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 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重馬與我厮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裡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寔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們來

君臣相見敘情

上皇問聖母法駕下之至情

奚宗自悔不能燭奸

也先置酒宴寔

得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們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寔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糗米魚肉煤炒燒酒等物 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幔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寔等曰當初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之所致也先寔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今 上安好 上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寔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衣粗陋不堪因極言王振昔日寵之太過以致領袖國家 陛下蒙塵之禍 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寔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重淒涼腥羶亂腹非天祿草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寔等寔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

赴京復遣人同

也先調回擾邊人馬

景太子許文武大臣等奉迎

待使臣楊善回來定奪帝無意於迎

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們的皇帝是一個閑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當個好名兒你們回去奏知務要差大監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阿剌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羅孛羅綽往大同[illegible]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平章皮馬兒黑麻來議和 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銜命是月十七日起行十九日至懷來遇李實等至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又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楊善等至大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曰有何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

萬代瞻仰

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財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重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回去還做否善答曰 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也先曰堯舜當

堯舜之敵

初如何善答曰堯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遊與教臣餞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

楊章野不失君臣礼

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慟哭曰

何時復得相見

也先帥衆頭目送至京師。

謹按 先是楊善等之入虜猶是往報議和非爲奉迎也而也先不復計此

下千户龍遂榮詔獄時　上皇已入塞。朝野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
逐榮言當奉迎當從厚　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逐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太意謂
上皇之出非尋敗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
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得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
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　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而感
激　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
詔獄　錄會赦得釋。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近復防變
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
耶黠虜豈誠有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緩素畏

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十五日　上皇至
居家嶺遣使回京詰諭避位兒群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
自東安門入　今上迎拜。
惟孫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讀按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豪孽潛滋內而奸臣揣弄外而驕虜
以過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旦古所無幹乾坤擬亂
又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
于制治保邦之良圖者即
奉駕歸此自古之所无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當
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遑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
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晉人執鄭
伯公孫申以我出歸以圖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鄭人言許示晉
不急君也晉亦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
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上伯弼
聖神相繼千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
王氏鏊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
景帝丁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
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可謂不細惟不欲奉迎
英廟只此一事大不是事雖不是而三英廟之歸實於是始何也蓋無
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知之也一時迓臣不知之也不欲其歸乃所以趣其歸也此意也　景帝
在此而使留爲質以休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動而愈不可得空委

溪高分羨之謾語

體汰溪爲盖世盖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爲典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羨之謾語所以謬敌而致太公之歸是故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雖然亦會逢其適也值我萬無疆之休端兆於此

侯璡督軍征苗 愈有功 陞兵部尚書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南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遂解趋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龍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匀諸圍俱解帝嘉其功遂陞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寶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完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令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橋其酋重富擾遠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以仁南裔

朝廷以宮等驥征苗

詔免朝賀

陳循以朝廷事為已事安淳美終

參將許貴

貴染瘴毒乞還 朝廷乃以寶等代之先是求樂間轄屢聚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請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肅愍此舉有功于國家甚大真所謂曲突徙薪不然難保無西晉陸沉之禍矣

十一月 上皇萬歲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帝詔免朝(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乞老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位雖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柔將 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為松江訓道教有成效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今官為人端厚祇慎簡約勤慕前後居官有聲臞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嘗見佳帕一方振亦不較

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虜遣都

言慶請和　理無要盟不可和

指揮李鐘岩指揮岳讓往使財賂方入寧慶騎已至關口縱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冠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遠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婪多許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遠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

徐淮大飢　王玹不待奏報輒發空倉以粮以賑飢民

辛未景泰二年

春命右僉都御史王玹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玹至諸賑之近者人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災署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玹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貲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陸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埜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救荒錄

文曜為干謙妾　王祐為振兒　周叙上疏　王振独立在傍　官員不得召对

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　楹橋上閱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玹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吾百姓矣○徵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為干謙妾內議忠其党比乃調文曜於吏

讒振　敕園雜記正統間户部侍郎王祐貌美無鬚媚事太監王振善伺候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你何無鬚祐對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語真可笑愚也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釐盡所言人懷畏懼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已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數對

言路便塞

早午晚三朝見法不見

詔封顏孟後裔

李賢上十策

心又一身之本

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胆而宣泄於外時不能行。

講讀 江氏澮曰我祖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丹朝焉誠省占禍亂之端皆起自家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後見而不相親敬見猶不見也故聖子神孫者至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户部侍郎兼學士江淵脩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滙等二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抵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関于 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

楊守陳賦銀豆謠

稅銀豆之權而為清整之閥

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 頗重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閧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驅良工顆七匀員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惡拾多盈袖金瑞半墜羅裳綸得天顏一笑權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最嫉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盤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豪想玉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粒活取枯骸百萬人。

讀楊文懿公銀豆謠真令人殆欲下淚當時使有以此謠達宸聽當必有所感動移銀豆之權而爲清整之閥矣。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官院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啸者金寅簽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体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得佯癡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穎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楷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簽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庚者更也庚午中秋　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有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甚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簽之

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亨白　上皇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又矣奉迎禮獨不爲美狄咲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授寅錦衣衛百户○閩浙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撫鎮兩省遂爲浙江置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上任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羨餘以補不足之數凡宮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後之及已而宮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

忱在南畿二十年尽心戎務民無復吁咨之擾忱亦瞽矣

一切取諸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户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于官于是不需雜然浦負自若人益思悼之功後二年悼卒謚文襄。

安浮周公復生以活我

蘇松之民益思公之不可及

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奸阿未見為旧老大臣

議 思善録錢溥曰周恤如致仕歸尋沒蘇松連歲大水撫臣救濟罔措飢民枕籍于道雖死猶曰安得周公復生以活我耶自是撫臣守其法則治紊之則亂間有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歛而不知其所以歛民卒無以豪其惠也於是蘇松之民益思公之不可及愈久而愈不忘也天順日録記周恤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於阿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無不來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小之建按祖宗朝納粟得官鄉大夫家多不胥爲佗日鮮此意矣。

以祭酒蕭鎡爲户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機務鎡江西泰和人○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機務一寧浙江仙居人○權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觀時辨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猶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晉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言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杖罪惟具數耳

議 武臣忠厚有識顧有如此者毛玉何獨不然

正 壬申景泰三年

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君言路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絶之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

葉盛勸毛玉易稿

王振畜生特寵弄權累

北虜也先遣使通好

害了多少言官

令人抱恨

中國長技在馬火銃

備邊之策莫善於此

遣使覘察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廷臣共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狹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槊惟有所謂馬槊者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銃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專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譯按 李文達余肅敏仁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爲鵝鴿車者謂行不得也。倣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獨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却虜軍常擾走楊大眼唐阿史那翰馬燧宋魏勝皆常用之破敵何不聞之以爲鵝鴿耶愚故於治安要議以脩車戰爲脩選首。

詔革才能事例

是重物而輕人李秉不忍也

吾何忍使赤子爲夷人乎

于謙列八條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山東曹州人既抵任請銀參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擾掠男婦易糧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壹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帝以秉爲能○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董盛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雖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又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

兵慶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以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
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
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給盛其知時務哉
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
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田地又被各處鎮守總兵參將并都
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
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此種之
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乘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
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敕諱 王氏鏊曰夫国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
牧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運二十石趙充国晉皇甫謐
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衛之備屯田一舉而三善具焉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
震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
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建營稽諸圖籍謹按懇
田邊塞前代有趙韓之明效近世有李葉二公之小試而今日無能行

今胡之者何哉愚於治安要議之條尤極詳悉以期當今之可行然

詔立皇太子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
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樂王見淳爲許王易儲
詔章陳子肇也命廷臣俱集文華殿東廡議之禮部尚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
陳循高穀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兼左都御
史楊善王文王翱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讀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
少師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餘不能盡紀先是 帝
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鮑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
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等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
知府黃璒庶兄黃珏以獲擒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珏欲奪嫡陰謀使人
殺璒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珏情罪置獄當死
珏知帝意欲易儲撫人先發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

帝欲易太子

武毅發珏情罪置獄當死

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特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能止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於是益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而尚書之譏王直和衆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蛮部而尚書之謹王直得所賜元寶奏流涕陛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滿朝皆太保

夷即吾輩愧死矣衆疏求退依然得也玩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僉事

位玩飲藥死斷棺鞭屍子政等皆伏誅

天順日録云景泰欲易太子所取文武群臣預者十七八大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此惟賢等四五人不預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自以爲榮幸有智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尽革無遺因而譴責者亦多囘視不預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召征蛮總兵官保定伯梁寶提督右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西寇賊擾襲而鎮守官相

○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西寇賊擾襲而鎮守官相

一寧非人望

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翱總督之○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官王誠董嘗受業報其私恩非人望也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

共英儒雅君子

于

○命侍郎李賢兼攝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天順日録謂洪英儒雅君子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及觀其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口不知此而何也愚謂考察史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之朝廷當時公道不明如此又烏用考察爲哉

王文奏中官一誠結爲兄弟

高穀不許陳循獨見宸任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内閣參預機務文保定東鹿人初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内閣員云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奏　上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得旨下内閣推舉陳循曰既果用文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續五月冊懷恭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

諫也奚賀爲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評 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卮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蓋滋嚬之謀王直之賀英魏徵獻陵之對相似楊翥不許陳祚不仁自立甚矣

13 癸酉景泰四年

春比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天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兀剌王庶幾得体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

評 文淵自言易儲有功

耀清 文淵守温州一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

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評 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温州時燕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劾文淵罷時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詭謫之跡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何使之病去不出作郡濟名欤然傳后今也雖得高爵而失其美亦何足羨哉

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雲南二十名廣西三十名正統三年及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焉

累朝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府各增三十五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爲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文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鄭林進軒轅計破蚩尤陣法

陣勢如常山之蛇

八陣法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簡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軒皇帝破蚩尤之陣矣古之與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逐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乎隊者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故比初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陳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繕工曹諸曆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常山蛇

陣法至今不廢

鄭林大著功績

內臣不預政

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泯於無迹正統而後司礼監用事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録名臣者附録附安輩二三人附于卷末如前

平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文黃帝命風后爲之

敕死

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安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於槽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羣臣議于文淵閣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有貞先名瑾以倡南巡之議爲太監金朝廷忘前諫而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使治河有貞奉命循知厥朝廷忘前諫而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使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歷三載始訖工○召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既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召翺還

歷三載始訖工

詔求直言

甲戌 景泰五年

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

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六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幸其寺賜僧道太學士商輅楊浩上疏言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觀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司已夙除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士西安姬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興隆寺極爲壯麗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

楊浩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

車駕不時臨幸夫僕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行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焉○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

梁武帝足鑒

二生取重於世

鐘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章綸上疏言四事）（爭到頭來不自由悔無及矣）

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帝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流血被体復加炮烙之刑）

帝覽畢大怒曰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考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通令誣引大臣并南宮（天變緩獄）

汪后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株連酷濫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救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楊集出斗言不）

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意脫死之

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屯義所激發）

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　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宣州知州我　朝進士選知州始此○時（進士選知州始此）

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高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為（諭戍鉄嶺衛不用其言）

南衛經歷復眷所請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下測逐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客請便殿）

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太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公卿俱餞於江上）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南官好官惟薛）

弭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杭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堰強猶昔

謹按　按金英不以薛卿爲簡已而顧盛稱譽之英之賢加人數等正文視之有悞矣抑嘗閱蔵園雜記而知英尤有可賢者景帝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一憲廟也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視之有悞矣

敕儒臣纂脩宋元二代史書倣朱文公倒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其爲一書○是秋復敕禮部纂脩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詔班君鑒録于群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録上之奏言上代聖賢之君事迹浩漫難於遍覽今特録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略爲解説數句欲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蕪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直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

謹按　天順日録景帝覽此疏不省問中官王誠曰此奏欲何爲誠等乃頓之健按正納景泰以來至尊詳典

續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莊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丞

耳陛南京大理少卿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巒輿未復虜誰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箕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覩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東廡而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篤繼之暇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

此則孝弟形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也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切。留中不報。

十二　己亥景泰六年

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兩廣始此。

重設　救園雜記洪武年內官僅能識字不識義禮永樂中始令吏部吏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撿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下領外政如鎮

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見張太監交阯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如呼所屬吩咐路遇公侯馳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內官反回避之甚稱呼老爹矣。

內官交接大異常度世變知此柰之何

衛史馬昂征澈永徭賊誠之

廖莊鍾同因事納諫死於非命痛哉

于謙持身不苟

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惟其害昂乃召廣西狼兵與僮兵及官軍抵入徭巢斬獲甚衆○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謫往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上疏勸　帝朝　上皇及加恩　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看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綸鍾門前杖八十謫邊遠驛丞死仍禁錮詔獄。

十三　丙子景泰七年

春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大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畫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重氏卒謙時年未五

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難寧不還私第屢止朝房晉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嘗以疾在告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謙諸奉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言所資用一切上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衆疏之屬為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為輿謙典國家分憂要用人以此才尋一個來換千某衆官默然而退

吾自知卿勿憾也　王偉惶惧踧踖無地　徐有貞心術奸邪豈堪為祭酒

謙按 蔽園雜記兵部侍郎王偉充任戰方郎中因少保于公矜陞是戰未幾同于公過誤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備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勿憾也公既出備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為某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吠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備惶惧踧踖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建按于公所以致信任之專實由興安金英諸人之內又按鑽綴錄景泰間用人多容訪於少傅于謙時缺祭酒輸林徐有禎嚮意補之以門生揚宜為少保內姻托為之請至於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上。一日退朝召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

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雨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粮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書欲求二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調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江淵出理禮部事時于謙以病在告　朝廷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之知明日言出淵大恚失望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凡上陳銀器前列金盃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曰汝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即周瑄往賑之

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進聞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御少保建按　景帝信任于公不足於有貞固帝知人之明于此矣

兵部尚書石璞為人剛明凜不可犯持身清介歷官四十餘年

典史民訟貪賊奪戰

民訟吾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烏能還鄉里哉拂衣出○夏寧宇通志成總裁纂脩等官皆進秩有差○禮部尚書胡淡因災異乞罷不允
方之士遊大學及依親仕宦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呂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穀有事聞 上說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措考試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暴才屈失大臣体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瑛倫二人特旨欽賜舉人一時異之

高穀懼侯等禍不測

循等奏劉儼侍講學士黃諫二人閱卷不公

貪賄者戒也

石璞拂衣而出為居官

謹按 是年鄉試有二異有以歐賜舉人有再舉鄉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徽胃試中順天府第一爲京士許奏詔充原籍學生是科復中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王倫後改以宇行爲王宗室尚書踪跡不異又遇宥歸竟取進士官至尚書踪跡不異又按周學士敘疏謂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官即於門上說事輪流向前商確政務高少保此舉正蹈舊制也建謂萬世 聖神能繩祖武勿廢庶上下之情成密勿廟堂之美豈不偉與

景太問鄉試有二異

高少伏此卒一蹈旧制

謀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

徒問安耳

皇儲一立無他患

皇上早建元良以鎮人心

續丁丑景泰八年正月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圖富貴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耳目大臣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耳即日維禎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於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不在此陳循輩知文意不言李賢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不

安知朝廷之意在誰
乃更早建為早擇
會議礼部草奏
万古不易之常法
彬老無能為

可耳文遂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爲早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堆禮部尚書胡濈令辦事官報各衙門論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衆名遂會議于禮部草奏其畧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子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登正本會衆同姓氏衆字書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擬明日對伏陳進○上之有疾也武靖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大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益圖之徐元王亨張軌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月十七日夜亨等會有貞有貞

為赤子故
不知南城知此意
矯取金牌勅符
聖德無虧天意有在
官軍驚愕不知所為
大言時至

不可失遂相以密語軌遽徉言聞虜騎且薄都城柰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上亨等駕說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勅符　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曰皇太后即下懿旨具率兵以迎吉祥即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軌與亨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鎖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其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

垣壞門啓輒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擊聾聾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聾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樂之戰死闕下時大小羣臣以景帝有十七旱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朝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鳴上皇御極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會本遂不進

讀 高偕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景帝也無人焉有舍英宗而他求哉君者哉干謙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辟者英宗非其情也彼議惟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爲正然於英宗父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景帝不起當請於英宗英宗臨御可也或倦勤而命憲宗即位已仍稱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主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知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不慮及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英宗之得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蓋勢不得不然英宗惡得而罪之謙之上皇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則惟父爲重天下爲輕

不以金注而以兎注

上皇登極詔天下大赦

虜酋格心奉朕南還

旋易皇儲而立已子心亦忍矣

天理至情必同圖迎復則虜將以上皇爲重豈有饗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郕王以金注而以兎注竟致社稷獲安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惟景泰興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抹正之罪兒於責備者之議矣

英宗睿皇帝 英宗北遷元年丁丑復位八年改元曰天順

按謚法云精華茂盛曰英聰明灵達曰睿英宗自北虜而歸躬苦備嘗人率所行多有善焉故有是謚

續 丁丑天順元年

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寧之位既而皇天悔禍慶啓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絶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迺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聖母皇太后

太監興安窃弄威權

興安等謀迎立外藩

建內閣暐等下獄

迎復有功陞擢詩宮

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郎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六科十三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鎖南內之門易東宮之位蚩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而伺釁乘機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爲向背乞寘其首以戒權姦　上謂安罪本當死從寬貸之勿令視事○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詔石亨徐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是日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高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右鋪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權爲禮部右侍郎良○擢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

論隨駕功

汲迎復上皇爲義舉彬其得臣道矣

軋善勸殺于謙等以爲排奸之戒

權

啟邊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謀以成功焉至是亨與有貞薦彬干　上瑄亦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輗兒並尚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表彬並爲錦衣衛旨軍舍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大江淵命王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鎖衛永遠充軍肅鎡高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于肅愍行實曰英皇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亭輩貪天之功掩爲己有假奪爵迎復之功以敗　朝廷誅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則威不立不措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乘機

族言官劾讌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跡
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諭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
不勝憤反覆力辨讌猶首不辨但言亨等已意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
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踵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 上猶豫
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前曰若不置謙于死地今日之事
爲無名 上意遂決謙與文等皆斬于市籍沒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

譯稗 都御史蕭維禎所構獄詞謂文謙等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
酷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謀于謙等未必知石亨輩不過因謙爲總督軍務一切兵事以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陷之其餘
皆因乎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
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
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恣意
妄爲矣 戴溪坦紀記曰正統已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力排群議選將
練兵坐推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
危坊在社稷而豈虜殘息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乎謝免矣程篁墩謂于公之受
誣爲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臣之心腹人 以千戶盧旺彥文爲錦衣衛指揮使二人石亨黨也一日亨引二人侍於
文淵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輒
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陞 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
冒功陞特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令
翰林官有潛諫宮衛者俱改別職以示羞辱仍諭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
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參議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
迎復有功 仍舊供職○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名簪其子許之簪百子櫝爲翰林檢討濙子長孺爲錦衣衛世襲鎮撫○二月朔
皇太后詰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 皇太后
廢 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奏童陰景泰
上皇不忍仍襲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而景泰年號
及爲南城之周 王謙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

心狹何忍 寺丞薦其一子○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謫陝西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
輗九畴二人皆薦介節之士 南京禮部侍郎○出左都御史南京都察院召巡撫陝西副都
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前南京督儲副都御史王輗爲刑部尚
書輗九疇二○皆薦介節之士操優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
軒輗却衣不用 用馬輗初爲進士差往淮上催糧忽寒舟行忽墮水救出 盡濕得一綿
被自裹有司急爲剪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擢監察御史獨振
俸資之外一毫不取 氷蘗之聲召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破則
補之疏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親喪次日
几畴薦名大振 逐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九疇初爲鴻臚寺少傍一
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九疇河南盧氏人輗河南鹿邑人○會試
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參議兼侍講曾鼎爲考試官取憂積
等三百人○三月壬試期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授

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謚忠肅華蓋
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讀拔 詞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卓然非功勳冒進持爵識者已占知不終矣
人臣所可掌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職仍
人謂其驚舊 ○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條陳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
破胆 間也正械至弓見時事且非嘗破膽云遂剛于市○前
仕 文淵 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薨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告人曰詔語
天佑下民作之君多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
文淵自縊乃自作之孽 邑親識人皆知之及 上復位御 人意慶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訛
傳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謫官家居
撫廣東時嘗薦黃瑢及代瑢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新奏稽巡撫
與文淵子主事喬新特怨奏文淵儲之疏俱令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

往俱獲釋焉○進忠撫大同副總兵柳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隔被石亨
御史 姪參將石彪奏書伺大同連擊要害 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
年富 能革 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爾
宿弊 賢曰 陛下明見萬祘其遣官體勘果無實恣富遂致仕而歸亨肉此
謫御史王竑為民 御史王竑為浙江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謫遭右副都
更部非此人不可以王翱雖老任用益 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 上欲令汪妃殉
李賢言汪妃之賢不可殉 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閔 上惻然曰鄉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
篤故也 奎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黜與庶人無異若令隨去情所不
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汪妃甚賢喜泰欲勉諸時妃執以為不可遭廢

士民之所以盍 發大倉賑山東飢民 衣王西北驅慰安皇太后

憲廟在東宮意極感之所以禮之甚恭妃與 皇太后及 錢皇后尤相
得既而 上以妃居宮中不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令護持令整一宮所
有惡取自隨妃至正德初乃卒○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下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後來江西處士吳與弼得聘召緣此成化以後為舉專重科
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為文
俱隸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 丘氏濬曰我祖宗用人於科目
歲貢之外別有督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
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咸盡所
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焉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之意
也臣愚願復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賢才庶幾国家仅得人之效矣

君權大位急發府庫發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童
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是時得跡于宮中 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王入朝

禮待甚隆諸王有谷孫變後鮮朝以矣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始一行之

衰王秉朝上礼待甚隆

讀 隻魏黃氏瑜曰天順初王文明年仍智化寺宅石以祝釐東文明年仍智化寺宅石以祝釐

朝上礼待甚隆而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并之死亨軌實為之 仁之盛德罔嘗火累哉要之衰王疏語實為至論惜謙文陳循輩見不及此

追祀王振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文明年仍智化寺宅石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學士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叢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云○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優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閔珪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詡

刺木為振形招魂以葬

賊黨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勑賜祠

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

奪民田乙加恤約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

言如此實為難

發贖貲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之不法五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

潛以告亨疑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證臣

亨祥法近奪門之功

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證臣

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

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

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會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

使非感召天變之速孽紳之禍不止於此

吉祥之門老樹皆拔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甚日即赦出有貞等隆有

貞賢泰政九疇布政使綺亦泰政御史盛顯等謂知縣瑄鵬俱謫戍遂

東巖嶺衛言路從此不通矣越二日 上復置李賢為吏部右侍郎時曹

石專恣有貞輩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

天變如此之速譴紳之禍殆不止於此矣○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

曹石恣橫目其辞瑄見幾而作

石恣橫目其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侯終日乎引疾退乞致仕而歸

瑄、綴錄云辞文清李行老成而因奏对誤稱李士遂以失寵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

岳正以迭務自許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閣典機務正剛正慷慨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

上嘗知其名王朝召薦之召見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淳縣上曰是書經元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

小人在内用事美人安詠久留於朝

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内閣朕自訪見一好人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聞陽賀自誠薦

亨軌阻用岳正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稍戢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軌事以事非己出故陰沮之矣○命通政司

斗言有綿裡藏針在

門狀詔敘天下○復下徐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爲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

有貞毀謗朝政

給事中李秉劾名以貌類者持上之命逮秉考訊至死不承編捕置名

捕有貞于途

者甚急亨等因諮有貞恐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跡上信之遂

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

禹臣也有貞忠

惡刑于庭栲掠頻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諡券續禹神功

劉廣衡劾奏有貞作撰

之語出有貞有撰實謀作逆故出詭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

有貞作撰

自撰誣奏露其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得赦刑部侍郎

制文窃弄國柄有貞作撰

劉廣衡等猶劾有貞作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

士權有氣節

策員會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盖

齒爲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泰州人博極群書善談論有氣節詞

遊仁 氣慷慨寓京師教授多士學士先生道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擬之使士權
時論士權之義 稍怵于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字既而有貞自
廖 有貞 百盟 金齒歸百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焉
金齒之行亦天道 讓 康氏道南曰予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交自天文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詐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姦回君戮忠勛金齒之行亦天道也乎
岳正功上以竟辨為法 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
以秦為戒 戚 上令內閣擬榜格呂原岳正貝瑜見 上曰為政自有体式盜賊責在部
姦究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竟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
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亡國
時組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亨言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寬容為法以奏為戒
忽事自覺露急則入情危懼愈求辭
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輒
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家僅二竹笼 稍疾懇乞致仕 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應薦
賜軒輊金 輒頓首又問年未老尋可用乎輒頓首以謝 告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
命致仕章詔 綵帛遣之○謫僉事正廣東欽州同知時 上言曹石勢大盛
詔罪已 慮有變宜可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吾意告 亨諷令稍自斂戢
謫鵬 二人怨之益深會天門災 上命正章詔 已歷陳弊政謂姦邪蒙蔽
瑄戍遼東鐵嶺衛 辭極切直亨輩大怒遂有飛語指謂謗訕內臣降逐州○調許彬南京禮
部侍郎 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論瑄宜詣曹石謝庶免後患鵬
石亨放歸以市恩 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門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
閣以為言 上皇遠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譴斥薦
其私人參議盧彬大常少卿王譲入閣。 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閣

中國有老
○八月革寇衛郭登爵謫居井州初 上陽虜時也先以復 鴈爲名。
復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衛之故謫
于郭二公之言蓋權辭以沮欲勇之謀抑亦社稷爲重君爲輕之意也所以得罪 英潮也與
岳正謫戍肅州
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同知敏州道灞縣以母老留閿月餘部
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
有敢不敢
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 上
岳正大胆
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
當曝猪 上語題起畫像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 帝念哉必當有
有敢不敢
感如或赦汝亦敢不敢 臣當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九月朔
吳與弼召還不起
太常少卿兼侍讀以薦士亭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
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臺之子累徵不起實滋貫經書動遵古禮亭嘗

與弼儒者之高蹈
如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此事本朝盛舉
陛下行此一事本朝盛舉 上從之遂命行人聘焉○時虜酋近邊上召
十国之物不足宝
李賢問曰如何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
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說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若寶璽秦始皇所造秦斷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寶 上然之
陳汝言賄狼籍科道誣之也
乃罷巡邊○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
于謙有匡濟多難之功近立外藩之誣
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
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賂之無等耶時 上怒甚毳石
亨等免冠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密迎立事命無狀至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
有貞有金齒之行
潘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嘆亨輩待時
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由於此矣○太平侯張賜
卒賜初名軏先是景泰初賜官爵以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
置先師像於文淵閣
首謀殺謙
用景帝宥之官是時鎖宇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關官謀殺謙以謙信
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
范廣過且歸家發病死○置先師像于文淵閣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
淵閣
淹致南諸學士所居也議政之所也獲罪交構公座之設惟東西兩榻相
惟東西兩榻相對
對爾自是李賢有吏姦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之儀彭時不可曰宣
事久不說何妨
德間駕臺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李賢曰事久矣說何妨時
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曰惡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
位在外諸衙門則可若內閣則不可如欲正坐則輦戰英諸殿大學士當
朔望行四拜禮
何如耶嚴閣是 天顏所御之處原設寶座之意只可侍坐備顧問決無
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是猶未已既而
并四配像一龕來置寶座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
僚行四拜禮
院官行四拜禮
續戊寅天順二年
正月上 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諭曰聖烈慈壽吳
太后不使姑以左廂居 皇太子出閣讀書當在文華殿欲
十兄弟五人長孫繼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授官○禮部
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廂居 皇子卿可定議
二奠三讓
說命語備
講讀等官請日先讀尚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啓自如二奠三讓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
先講讀○以左都御史馬昂為兵部尚書○敕令後僧徒毋十年一度景

僧徒不可如此泛濫

泰間太監興安吳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令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已上者俱令還俗遠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勅內閣及翰林儒臣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元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脩纂寧通志僅成未及刻而

大明一統志

雜流非可與翰林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月脩刊布焉。○李賢自録曰翰林實縉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脩纂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徒無由而退因 上欲將通志重脩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屈此

翰林為之一清

秩翰林為之一清

重校 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文名擅一時今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揚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名擅一時今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

世變然即旬是歐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宰相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 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還故以語表彰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 亮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昏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遂無何邊徼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狠狽軍官縱肆暴亂士卒罷疲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

親之義實所不忍

亮舜存心不過如此

有天命者任自為

文臣巡撫十分狠狽

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擢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此六處要人最急 帝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黃翬在甘肅山西右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之終制不久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 帝以兩廣總督軍務重寄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屬中調度君中調度賊可平則賊可平矣簽是其策而不果行賊益熾 帝乃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貪功狥 逮捕 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英與中丞撫兩廣合兵勦賊屢破之橫山諸洞悉平英以為功朱公力爭其非辜日遣問使請棄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條愚謂貪功妄殺行兵大戒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平民居多如宋泰永平頗有不知其殘矣葉文莊當時頗被殺

降之謗殆亦有由嗚呼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使免德猛如列烈火古今師旅莫不皆然不獨斯一役也使兵不祥是故聖人慎之是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

惟佳兵不祥

法之行自上犯

可謂王者不私

詔授與御左春坊左諭德

朝士皆驚異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如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

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與弼既至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次日發 王音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皆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具疏辭

之賢頊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詔授

其弟之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之恩澤朕終不允

不畏服乃命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始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以為功朱公力爭其非辜日遣問使請棄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

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與弼既至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

對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次日發 王音召

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皆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具疏辭

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

羊酒柴米大監牢王送至館。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
典弼具疏三辭 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得
承天 典弼亦當就職以荅 先生非輕初無不識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
果如此亦雖當 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 務當大任尚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
典弼修陳十事 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荅 朝廷致敬盡禮得
帝王盛節 稱病留邸兩月詔賢乞回賢為言於 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上復召
入文華殿賜饗饗以銀酪丁寧無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
石以資供膳乃命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修陳十事
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讀書玄纁聘起岩穴我 朝亦自 太祖後僅此一見誠帝王盛節

矣然考典弼之在當時殆有未免於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李文

達即汝弼所以不就之故謂勿書大重以伊傅之禮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卒。
之故不受然則當時使即如傳說之爰立作相則典弼即偃然受之不

琉陳十事皆枯淺寂寥所錄皆多訪耆而錄首即說耆見文王孔子。典弼朱子中間復言耆孔子來訪朱子來訪若至再至三嗚呼六儒如周程張朱進李銳矣何嘗孜孜汲汲假耆攀契附聖賢故耆見而典弼然絜好必窈吾誰欺欺耆春秋之義責備賢者皆故隨聲。附和無所色白遺隨衆觀場之誚於有識耶

詔關上程朱正李

大李誠意為歟論是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詔關上書不報乃歸聞吳聘君臨弼名欲往見

門閉生

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

貢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宿即其所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

傳許魯齋吳草廬二子亦未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卒。

張元禎字貢 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吳康齋多矣罗一峯倫平生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因首晚訟於府廷、祥作書切責之未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時知撫州者

番隅張公瓚也廣州志張瓚傳亦載此事尹謇齋瓚綴錄謂康齋辭職歸養肆無復故其罥倫三往而後見之辭矩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怒投一詩訣之而去罥整庵欽順亦謂其孝未有得而謂瓚綴所記為非誣數公皆江西人其鄉評公論可覩矣嗚呼世俗多徇名而愚此紀務領名而責實所以予奪或至背馳固不止此一事也知我罪我君子辭文清瑄陳克菴曰禹最胡敬齋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蓋一峯楓山偏於退隱為高矣陳白沙獻章只一味禪會莊定山泉只是一個詩人與黃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然定山晚年出處一節虽白沙亦訣之陳剩夫只是一箇徵介之士智忠鰓名臣不必厠于道学餘非末学所敢議矣楊方正録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加二泉实罗整庵敏順皆當續入

選 章懋亞於罥倫 意待倫三往而後見

鄭士忠鰓名臣 上留心政務 親決章奏

君權不可下移

時 上留心政務而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察之無非私意招權納賂嘗於便殿屏人告賢曰如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恍然覺於辭盛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威福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次矣。 上以為然○上一日屏去

左右謂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詐出拷掠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言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近貴有諸賢姿言者。 上因此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自是復召賢得之如初或謂韃人非我族類且古為中國患豈可得聞賢既得親近豈敢隱弊而不言乎。

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韃官畫數取回物論騰沸以為不便李賢言於 上曰。

上曰吾亦悔之。

十月 上校獵南苑往返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

後三載曹吉祥反寧
倚用此輩殷鑒昭然

三海子皆元之舊也

英宗親御弓矢

不許擾害州縣

將兒說乱小人

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 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兎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覓獵如此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毛畢集 上 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國輦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服遣人訪之既許其出內臣以為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兎雉而獻之內臣以為獵所獲遣人領進 上 采令人密訪其州若干其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上一日與李賢言宦官將冕雖曾效勞其實說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之方止 及立東宮日復言其毋如何朕曰當寬 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冕復於 太后處

說說珍行

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金事張欽運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陽諸路兵時衆既而北虜復入寇邊 詔欽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兒里赤移剌馬乃仍倍于榮遣 上褒嘉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為孛來所殺諸虜酋自為雄長自相讎敵久之始入北邊無寧歲矣

舍張欽佩征虜副將軍印

獲諸酋相繼入寇

冗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壽西侵宣

終音同

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畿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薦其

境上得朝鮮授重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府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讓秉
（秉其未發可伐其謀）其未發遣三使急往問之可伐其謀。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
譯者往建州西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權
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李賢薦之也。○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
（石彪性凶暴包藏禍心）死。彪弟梧驍勇景泰中粗立邊功遷都督。為大同遊擊。天順初以石亨故
（石彪事發）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
異。遣人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禁朝臣交通
（負朝臣交通之弊）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交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上召李賢曰
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
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交
通之弊始息。○冬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
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厮養勢焰熏灼天下。寒心而

（姑）群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目相禪章先手出妖書言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
（勿亨事是不明乎天意）亨姑不知戒上干天象慧出星變咨
（為之未晚）曰為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過待過為之未晚也。章先曰時
（時難得而易失）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章先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
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連坐於亨。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
（罷亨尸權）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
獄。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大開賄賂之門
權貴不典
天舍人心无有不順
奪之一字乃非順

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患非果斷不能如此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宝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美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得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与焉雖欲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係上人何如耳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奪門迎駕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兒景帝不諦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事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帝左右知此事亭輩何足惜未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輩之非亦有邀臣預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旁攘雖欲陛賞以

招權納賂何由而得
朝覲行賂陋
矣以貌不稱名對
年富可尽戕

謹為功老成耆德得展然在職豈有殺戮隆黜之事致于未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擯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哉願陛下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上曰然

續庚辰天順四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勅吏部都察院汰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人賜以鈔幣仍賜宴於禮部命太監牛玉及禮部王翱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使蕭暨為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為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上命李賢釋人賢以當執法不撓可屈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推舉一月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

国計所関豈顧私情

令月報近駕陛官者自首

諸王出閤讀書

不可賢曰此人不悦者衆愈見其難 上曰豈○二月令月報迎駕功陞官者俱各奮旋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各奮旋驚動人心賢對曰若奮旋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乃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皆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粮者賢曰不可○戸部奏請得旨免○徳秀請出閤讀書 上 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徳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懿王後秀王國絶○會試舉人以學士呂原尚質以卿兼學士柯潜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永通莫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有祁順者廣東莞人遂學問廷對當為第一以其姓名近 御讀於傳臚弗便也乃抑置第三甲第二云○召取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輊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粮

九疇新淦人

薦正相繼召用

虜酋大舉入寇

高阳伯李文不敢当其鋒

英宗親閱将臣騎射防辺也

射以三箭為率

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二人為人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焉○八月虜酋孛来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逼怀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有抵隔門関代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奔竄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蹙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 上曰京師宜立軍於紫荊倒馬二関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徐徐彼知懼不敢深入久俟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救援 上曰緩不及事徒労人馬駐関之説可行於是遣都督顔彪領兵赴紫荊倒馬関然北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衆遂復勅二関守臣騎射防辺也令三営操演石都督指揮皆騎引去○十月 上御西苑閲将士射以三箭為率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将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云○命右僉都

亭淳志誰不蠅聚其門

欽天監失推筭

隱蔽天變

湯亭下獄降職

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召宴連坐有謂敬曾邀宴在直房同飲敬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鬻紊亂朝政者今敬與宴交而非亂政況宴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者何以罪之衆以為然敬得從輕坐〔〕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皇見月食欽天監奏於推筭不行救護 上召大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序乃隱蔽如此豈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 聖明王皆畏天變實高 聖意序若如此罪小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〇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入剛薦有為嘗知衆州府值歲星蝗

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廩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冤獄任兼六年威惠大行

崔恭在兼

大理寺有平反之擬

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廩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冤獄任兼六年威惠大行遷右布政使巡撫蘇松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

莆陽比事載清理軍伍。御史郭規持法頗刻崑山縣人皆復為民時又有持督李校歐死御史者。考校髡士去留多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崔公繫之與其可者徼恩入奏不數年有中御試者有登進士者建按近日以巡撫而能反正御史所行者絕鮮大理寺平反之擬悉崔公之事。其識斷可謂超出尋常

錦衣指揮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

己亥 天順五年

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有此醜事彼初感以為實參却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一日 上復說校尉行事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往往依

英宗与李吳議令鎮撫及法司辨其行者慮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令後但

諭功爵不一而俾隨之

深為之慮

錢糧應用如何惟恂冗食今一衛官有老弱殘疾者宜令兵漸

調出外却以軍補其闕照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

如其無事然使其不學可也。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

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

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二其轉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

困弱而邦本動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〇大明

一統志成凡九十卷〇 [illegible] 月處置宇來寇邊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

吉祥為謀不軌勢必伏誅

孫鏜帥師禦之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〇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

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陛下多達官

驕悍漸起異圖事竟為御史所劾

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自亡死 上厭其驕恣稍

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為

御史所劾 上原之而平詔戒諭勳戚之臣欽益憤遂與吉祥謀不軌欲

幽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朝出師吉

祥遂令欽約其兄都督鏜等從 等乘機謀殺孫鏜等訛擁兵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是日晚都指揮完

者禿亮詐言長安門告變夜二鼓欽令衆軍漢兵五百騎犯關直抵東西長安門殺錦衣衛指揮逮某并

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六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執王翱繫於東朝房時禁門

曉覺變不開欽等縱火焚東西二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比時王師始集
馬昂以精兵敗鐘追斬之
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與孫鏗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逆擊
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鏗殺走斬之瑾為欽所殺
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突陳鏗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入其
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絕城道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
諭功進賞
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旌死節追封吳
定國公謚忠壯贈宏農王謚忠愍深水保謚忠愍論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鏗進封懷
寧侯馬昂王翔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陞賞有
差○京師有賀三老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
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
欲為衆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謀反凡姻親誅竄盡三老獲免○起前都
御史王竑參贊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矣軍未可輕出李賢
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入道督餘軍防等至邊虜引退○以太

布寬恤開言路
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畢代若李賢首薦南京刑部尚書
諫維禎　上曰此公嘗在吉祥處通情吉祥乃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
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
言路者憲臣不肯進言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道旁之使言或設
直言者有旌異之褒有賞勞之勸
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之以勸其言
然後臣下始有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失朝廷之闕失與夫天
聖帝明王惟恐不聞其失
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賢否於己無益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於此故惓惓
務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貫盈必欲塞之以肆其非
為昊敢誰何由是獲罪為之今可於詔書內開列先是從天順初御史張鵬楊瑄
張軏楊善輩貫為之

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

仆骨馬昂

之獄言路閉塞由是權奸得肆無忌憚繼友逝故賢亟以為言故降此詔言路始開○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蔡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上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虢撒哈剌雖諸動戚不可得者　上以賜昂可謂殊錫矣時謂昂相貌有福如昔人所謂福時云○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要官亦極貴因留一書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員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　景泰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有議召襄藩者召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奚俟他求刻期復辟與金寧筮占及徐有貞仰觀乾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傍欽問之對曰勿負　國家當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公碑文非李

上與李文忠公筆耶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鐩曰萬君言是也欽乃揖王李二公而退事平　上甚壯之召祺賜宴勞甚馬遂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劉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又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

劉榮披甲躍馬

劉榮忠臣

末

趙公忠文

廉淳然

重授正統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惴惴趙榮時為中書舍人獨請徙迎孛王高敬壯其志解所束金帶以贈之趙公二事忠義

廉淳然

甘肅總兵官寧城伯衛穎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為虜所圍潛提兵往救全師而還○冬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過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保東至山陳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三

衛穎破虜全師而还

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
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赤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
唐三受降城在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赤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
河外屬滹北延綏無事正統以來漸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
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御之築瞭望墩墓創緣邊一帶營堡累增至
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
之害矣○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
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毋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
功勞一旦 法犯不可留天且朕在南城時汝輩何由過來今日不可忘了
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 南城時此等言語嘗時告戒先生豈知

南城 五鼓初起拜天 鄧儉益見盛德

廟皆欲出則視朝退去朝 日 御殿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
見盛德若 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 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
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

令生員四十以上者入監 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

間一行焉

議擬 祖宗朝行此令者以拔科目所遺不使卒業貢舉典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蔣選用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慮士之才之嘆也臣氏濬曰洪武永樂間入仕之途科舉有定額貢有常數參校

兵在外可暫不可久

暫在軍馬寬其供給

且耕且守是為兵法

朴鶚易泥像以木主

兵久則為老且疲賊在遐荒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兵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粮草既缺大軍亦難駐札況今年不可耕種明年愈乏粮草實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處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召去軍馬俱令回還只要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有司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鶚曰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毀聖賢像為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即孔子生於僊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於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

妣 祀先聖用木主不以像設

聖 華子古之夷文

謚李吕原為文謚

政 王直老年騎三孤位

罷

○丘氏濬曰聖像之設中國無之但佛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礼祀吾孔聖何時而始為像嗚呼後世莫覺其非亦徇異教而為之耶異縣殊長短豐嗇不一其狀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竊窺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今甲遵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文豈非萬世儒教之幸欣按江文通此議與蘇州不約而同至嘉靖中 聖明叡見千古之非始詔天下文廟盡撤木像易以木主數百年夷教一旦盡革繩其阻武二臣之議如若啟其機即

八月內閣學士吕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賜禮部侍郎謚文懿○九月四日皇太后孫氏崩 尊謚曰孝恭睿皇后○水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政

孤樹裒談王抑菴還暨歸太和有嘆落花詩云最愛東園飛薜荔何堪還與綠楊交泥沙人生榮謗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愚謂抑菴自登進士入翰林為侍從三十餘年為冢宰十六年無一日不在寵榮之中晚年騎三孤位一品垂八袠而後謝政五福極矣乃猶有委泥沙之嘆然則必如三楊之卒於位乃為不飄委耶抑左跡西湯之不逮其內閣而出理部事耶其位益尊於王振之專橫而來何觀阿附之机委靡於景泰之易儲而使頓足於私室也嗚呼知足之義知

陝民借留項忠
勸聲如雷
令忠飼馬謀歸
無
晡夜空中有聲
上不悅民則有異此

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以拯民爲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明年徵爲大理寺卿陝人復赴闕借留時天子欲慰人心乃有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於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讀】正統末項忠發蕭以刑部員外郎從北征土木之敗爲虜所執北去忠伺便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涯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腫潰黎刺若百數而忠不知也及老李文達及周上木之役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勛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其不爲定河遷骨耶

癸未天順七年

正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二月會試場屋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謠言之興不可不慎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宜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復令賢上

奏罷
矣驅十事上陳
李矣力爭

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詣人上各遣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只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

【讀】廖氏道南曰嘉謀嘉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閣老所遭罪惡二人讀之彼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祥亨永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教誠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于表暴而天下日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昔先朝委任楊李真可爲萬世法

內閣事功稱三楊一李

罷

委任楊李真爲方正法

【讀】宣宗晚年追悔發后

○追諡宣德廢后靜慈完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

位

胡后賢而無罪

憲終和睦下之明孝

事有笑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讒壁皆不如禮勸 上復其后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亦臨之矣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舉行之

英宗后佐迎駕之費亦矣

議援 寓甫雜記 錢皇后素性孝謹絶無妒忌 英廟北衍每夜衰纊拜天傳則卻物因指一牀迎駕之費 英廟在南城不自得后每每慰之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不免焉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同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越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淡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淡泊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甚罕比然爲人淳謹多骨鯁風節未著耶

議援 王文端胡忠安皆累朝元老伯德重望天下仰之而彭惠安名臣錄乃不及之者殆有深意焉然意焉無亦以德量有餘老成持重有餘而文之難倪首王振之專至富豪易官豪奪諸之議淡職司宗伯皆臨喜

胡淡脂韋阿順無所匡拂未免畏縮保身之意重云

門達有寵權傾中外

議援 王文端胡忠安皆累朝元老伯德重望天下仰之而彭惠安名臣錄乃不及之者殆有深意焉無亦以德量有餘老成持重有餘而風節未著耶

下錦衣衛揮僉事袁彬獄彬初以總督官校緝事并鎮撫問罪雖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據摭彬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个活袁彬還我既下獄榜掠幾死欲置彬死罪有彩漆重匠楊暄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爲番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駕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照前審錄雖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聞 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至使暄懼拷死于獄陽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逮鞫

戊辰 一年 無事

逆失色計沮

吾於二義成士有取

二越是爽利武戢

此細故無用介意

待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達失色計沮林遂得從容調南京暄亦得免

讀 嫉視黃氏瑜曰石亨初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欲陷李賢以楊洵不屈而免世曷嘗無義士哉主使之套今猶襲用之豈誠憲猶哉賢之不為有貞特天幸耳吾於二義士有取

巡撫大同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越是爽利武戢打扮遂用之

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如翰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下見 上復諭賢曰王越是爽利武戢打扮遂用之

讀 王越復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削爵復起總制三邊久膺帥寄胡虜數十戰多捷卒符爽利武戢之稱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

甕者良哉始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永

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忠慤既鮮書史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自蓋亦國之瑞云

國之瑞

讀 崔銑曰年之貴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而不羸有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撓彼顧夭而弱壽者殆各值其變也

東宮即位須日成婚

勿以嬪御殉葬

止殉一事太為盛德

精明之治光於祖考

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

甲申 天順八年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嬪殮服畫一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

讀 按我朝自太祖以來皆以嬪妃殉葬至景泰之喪猶然迨 英宗廟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中大徑庭何耶蓋 英廟初以幼沖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王振得以擅權誤國天下幾危及 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觀 英宗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於祖考其故如此此我

慶懷棒詔歎曰所言關天体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 慎德事也是月十七日 上崩

祖成祖之教太子太孫必欲其周歷農家以徧觀民情風俗及曲辰桑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　萬世　聖子神孫宜深念之

遵累朝例

二十二日　皇太子即位（）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　皇太后生母

宣諭遵欲尊錢氏爲皇太后

貴妃周氏爲　皇太后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　東宮即命太監劉永

朝廷要正綱常

娘娘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罷幾服天理順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　朝廷所以服天下正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　聖德　仁壽宮時曰待請命求頃出傳　仁壽宮曰

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偏紊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

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宮止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今日名分固在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偏紊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

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宮止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

順服

所

萬世罪人

欲全

不極言者爲　皇上　聖德罪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爲

皆隱默不言

兩宮俱欲出　上位旦三勸諭已豪會見矣

李賢開端彭時極力

將置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

試齒微露詩

乃於錢太后　加慈懿之稱而置嫡妃只稱　皇太后焉翌日頒詔天下是

邀文共飲有意味相投

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悔者　上孝事兩宮如一故委曲勸諭

後賴　上孝事兩宮如一故委曲勸諭　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讀

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時太監王振訪有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

亭人浮躁嗜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訪有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

薦徽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升

尋伴讀　東宮至是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陳文鄰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大監王倫者嘗受業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學賢當

李賢秉筆
陳文奮筆

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是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歸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獄謫外歸雍亦貶○二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行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皇帝廟號英宗○壁裕陵○錦衣衛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衰彬復還舊職先是達當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罗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綏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械逮所至狼藉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烟瘴達至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三月復前修撰岳正御使楊瑄張鵬等官○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鉞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浮巡撫僉都御史吳禄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汝作亂命浮等討之浮與珪將中軍督官涼蘭肅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二萬

張元禎
既行三上
年表

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寧夏中衛唐川浮斬其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輸林卿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奏遺詔百日外請行大祭禮商等吏部侍郎章綸上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請昏禮臣竊以為不可伏望降敕待來春行之亦不報○五月五日大風雹飄屋拔木壞知壇○戶部尚書年富奏謚恭定富鳳陽懷遠人為人剛正言不輕發兼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為時推重云○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徽王徵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禹也近有無恥大臣與之結交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托鑽營責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

遺詔
百日
外請
行婚
禮

王淵
既二
五事

大風
飄屋
拔木

非保
全之
福

人義子。來寇其來歷發由原籍當查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
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臣按 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閽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道亦以宦官制蕃於內侍任守忠有罪幬魏公得以撤忍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葉僕固默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切責之射他可知矣見鶴林玉露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宮官鮮專政亂國之禍祖唐而不及宋百餘年來中官之權極矣其言之者雖衆惜乎無以周宋之事而悟宸聰者

改吏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劾不職乃改戶部○復定
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召還提督十二團營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
兩割股作羹以進卒後襄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為
之尤善吟咏有聯珠集行于世○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
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

不安其出處光明峻潔襟懷夷曠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惓惓於復性嘗曰讀
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体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

所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臣按 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罷內閣歸中途絕粮致其子懇見為鄉相而致歸途絕粮亦明特異事也嗚呼有官屈罔為罔無地起樓臺以人以為美談分文清高風介節視之不猶吾其右也耶

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
鈔○十月廢 皇后吳氏立 已定王皇后王氏以待

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明年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
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冊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
成命冊立王氏為 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死謫南京○逮南京六部給
事中王徽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官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
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從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于法

因詆斥內閣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 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州判官 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嶽等雖謫天下之人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或咎孝賢不申救賢曰此事何可激也其露之變党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 調金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牢官田之法 華戚有功屯種 黍心屯種無如華文莊 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牢官田之法

懇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議按 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壅地四千餘頃收租納銀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粮不在此數意按我朝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華文莊

華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勛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員功者。令一切裁革非法意 上念其女于後特復之而以迎

賀瞽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學賢言于 上曰自古享輩此舉之後人人以得富貴易貧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諡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令兵部按其以勛迎 駕瞽門陞者負太平侯而下俱奪爵于是冒功者盡革其紛紛入訴始息矣

議按 大明會典。從正統十四年守城功陞戚者被虜回還駕擊馬首及北使再到之陞者撿獲妖言陞者俱革不准襲 但宗朝之敘武戚嚴而不濫如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国之功也歟後萬安劉吉當国而江右用事始冒濫不可勝言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校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千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數須 皇莊之立始此

議按 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又一十年復占之。數過原額幾千倍。莊田之害如此今但舉此一處其他可知

李卓吾批點

成化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　東莞陳建輯著

憲宗純皇帝　御名見深英宗長子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神。乙酉成化元年。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自便王文之子宗毅子謙之子晃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晃自詔闕庭即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勅晃世襲千戶。晃後奏換階文累官應天府尹。

詔釋戍邊陳循江淵等還鄉復于謙官秩

王宗毅晉其父文之冤復官賜贈謚馬

王宗毅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奏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先是兵部久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爲兵部竑掌都察院恐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於內

不任討號

盛顯其人不可犯

吏畏而民安

清如水明如鏡之謠

清官店

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權貴定府東鹿縣知縣盛顯為邵武府知府顯常州無錫人初為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東鹿縣豪全聞其名相戒曰是嘗劾石亨者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于內艱起復至京師亨已訟多年不決者各衆請判顯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介保直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素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目為清官店焉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閣李賢且求諷經設實視童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
於士体浔無碍矣。寧深復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竑于兵部秉
上耕籍田　釋　畢。付祭服秉禾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
颺言　張　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綵旗。隨其後。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上秉
禾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
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觀畢。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
皇上表揚孝心。無所不用其極。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
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辨香。詐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讀按名臣録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目數上。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所眷注。獨當召寧議事。每對

日本

太監覃　直給事　中　諫官　第一　楊民　一立德　頭

直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寧浙江海鹽人。

廷臣稱直給事中。

皇帝召羣臣入。

宰相見尚書姚夔。

諸公咸勸寧行。寧不

往。其介如此。

命趙輔為征蠻將軍

趙輔二人素有才略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歸雍為左僉
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藤峽。瑤賊久為害。近年流劫兩廣。尤甚。雷
高。肇。韶州諸府地方。皆被殘破。朝議大發兵往征。時兵部尚書王竑薦
二人。素有才略。可任大事。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令凡問囚犯一依大明
朝廷從之。○三月

大明律例一代定法

律科斷照例運轉故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並宜革去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

寧會六科申救

臣竊見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仍襲之一日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四月以都給事張寧為汀州府知府脩撰岳正為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賢疏章賢亦啣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

二人並列疾致仕

堪任兵部待郎賢乃假歷練之說條旨各薦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宂其用士論惜之○

流民劉千斤等作亂

襄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衛千戶王英者奉使河南彙其兵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頼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絶外民與通不得食鹽

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

自不可久辭甚諄切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請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茂陵徐福云○五月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先是竑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竑剛介人性剛毅必豪儁尚氣槩義所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扼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聞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人豪哉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謚莊毅○秋廣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廣戰敗引去○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等官

項忠任壽盧祥等合禦寇

二員於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

王世豪

祖宗時文藁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循故事耳內閣按月考試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

邀求解館 先生後何處教養來

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脩為事至是甲申禮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求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關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 告各授職罷禮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上以儲才蓄德為教

緑陰亭上勘医書

譯援 詞林記云宜依祖宗時故事入禁中侍燕間承故問上以儲材蓄德為教則下必以滅養進脩自勗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亦攸賴焉不然其流弊必至如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薄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絶云囲廊寂寞鎖窻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緑陰亭上勘醫書嗚呼天下事玩惕廢弛權輿之漸豈獨此哉

庶祥建言至土兵之法

正 丙戌成化二年

春選陝西士兵時延綏守臣金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敢為戰鬭若選作士兵練習調用必能舊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綏之

陝西士兵所由始

罰

德州陵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點名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貽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特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士兵之所由始也慶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譯援 雜記云胡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徵橫斂悉不以病民上令民有田者每石出一人為兵而財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粮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按此即寓兵於農之遺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事鑿鑿可行愚於安要議有制兵之條有因屯田制邊縣之說亦同此意

兵強財富

寓兵於農遺意

二月太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興護送賢還鄉視塋○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

詔奪情起復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永豐人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
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太監劉永成卒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為伯彭時力
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
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粮及支運粮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
趙輔兗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蛮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
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永陳瑄遊擊將軍和勇率大軍至南京衆議欲
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湖廣入廣西以賊在
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
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收柳慶北可以

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衆無不克何須於逐乎自古蛮夷
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總帥諸道兵徑
進用土兵為前鋒先破脩仁務浦遂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
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峻險官軍直抵其下蓋崖紀歲月而
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
者遂易峽名斷藤以志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
蛮夷畏懾兩廣浸安雍之方也
蕭故兵出有成功

重慶 蕭公雍征蛮奏調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兩廣經
勝賊畏之乃奏留調撥給廩餉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
襲分撥兩廣省城及當蕪神電各衛安插官給營房伴當田租昔狄青
破儂智高於崑崙關亦以當落騎兵取勝歸聚敎即此意蓋亦用兵一
策也至今其遺轍聚散猶存不無獷悍難馴之患亦在乎有

論功封爵

論平蠻功封趙郡王靖伯子孫世襲罔替

司者善寫之而已

兼理巡撫仍應維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視葬襄事林興即促賢上道至京師入見辭不允○謫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

尹直勸賢罷倫

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又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請賢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為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編脩

倫雖貶而上論益榮

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罷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

議

昔人有言責人則明怨已則昏此古今天下通患也李商陽嘗謂楊文貞於本朝為巨擘則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王事必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潞公所行何相遠哉愚謂商陽之得君行志三楊之後

文貞議者正所以自狀

一人然悅年因諸言而憾岳季方憾集文莊後憾張黃門與羅一舉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九泉若過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詢斯言也公論奚逭

羅生一疏之力

莊憲王薨後至是始者為令妃中喬毅奏革後至是始終喪三年雖間有奪情起復者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於南漳命武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

劉千斤潛稱帝號

千斤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

白圭永破賊有功

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岩穴已而永圭領兵破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百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貯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譖於大將謂英多

諸將爭功

獲賊貯糧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加圭太子太保○秋北

北虜又入寇用了許多宮兵動了朝廷許多錢糧何不早效曼延至今

三楊後沒君未有如賢

虜毛里孩入寇延慶寧處都御史項忠盡祥與彰武伯楊信嚴兵禦之虜引去時虜往牧河套秋冬則舉衆為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為常遠近軍民大被槍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能思蘭聚衆益為邊患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須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粮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

遊

廖氏道南曰予觀天順日錄乃知賢之相業僅有此耳及觀國史徐有貞既去賢獨留彼眷英廟每視朝畢有頃問則呼賢與門達語良久乃已時召入文華有所諮詢言無不從自三楊既沒賢一人而已嗚呼難哉伏以千恩澤者紛如獨立不懼卻陸氏容曰少保于公謙為兵部時兼文莊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為墓誌慨然成之李文遊之於文莊聞人潛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為礼特其不同如此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李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岳正自內閣出貶後召還與賢不協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事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皆紳之於外二人自是不振兼盛巡撫積棗或獎之曰盛自負其文常訾公文為不善賢因以歸進易之勅曰無若兼盛之敗降也羅倫疏賢奪情賢怒甚衆之於外王翱勤其依文彥博故事留之賢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岳正自內閣出貶

商輅至京復戕入閣辦事

漢兵討平川廣雲貴苗賊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參預機務定之江西永新人

正 丁亥 成化三年

二月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召羅倫還復為南京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苗漢兵討平之○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勳勞於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不在此限

能通大義授以戰事

國

慶雲侯受姦民李政等投獻

封周太后弟周壽為慶雲伯周威為長寧伯並食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

進爵為侯壽子瑄璿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姦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作為莊田○七月

姦以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莊田○七月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以疾致仕尋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為

人端方強毅清貧儉約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

王公婉拒私謁

謁權勢嘱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衆遭變故無他慶於恩讐一不

介意嘗曰吏部嘗報答讐讐之地耶○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

預作鰲山灯火詩

英宗皇帝實錄成○建州女直寇遼東○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

超輔率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召李秉還進吏

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一月謫翰林編脩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

潭縣檢討莊昶判官尋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

人司副先是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火詩為明年上元賞玩

懋與仲昭昶同疏上言向因災異救論群臣同加脩省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為樂哉比虜毛里孩寇

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為樂

開黃河決江河

延綏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未易悉舉宜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安奉養　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蓋懋筆也奏入忤

壹是杖之並調外任給事中宅弘寺言三人者出宥豈葸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寺

翰林四諫

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脩撰時稱翰林四諫○十二月始立

十二團營營之制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哨及左右掖是也求

將神鎗火箭之法

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机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冬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三千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震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共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倫

經營制度大略

量

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重之部推詔往詔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汙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詔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於時詔

豈可以民田給貴戚

福建

莆田人

范繼祖查勘莊田疏謂

太

祖高皇帝立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且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大略也○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或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

嘉靖初給事中夏原御史范繼祖查勘莊田疏謂

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耕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此直隸地方此照

隨處耕墾以幫勁粮差

略倣井凝清其為害有不可勝言王氏鏊曰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夫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弥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為莊田於此略倣井田之法為清塗故澹公私有分旱潦有備不亦善乎

彭誼賑飢紹興

勅

擢山東左布政彭誼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誼廣東人初仕工部司務以薦擢監察御史景泰中奉命修理張秋決隄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紹興府知府民告飢發倉賑之或謂當奏 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

減重增輕

而發轉瀆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邵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通負誼請計畝起租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禁白馬閘盜壓不入溉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載滿擢山東布政使遂再轉右副都御史巡撫

續成而超遷

謹按 祖宗朝官多久任雖在謫遷猶然績成而超遷也使其無大故不輕徙遠東者十一年孟安邊彭公誼初謫守紹興者九年若利民之政總擢鎮遼之績皆久任之效也近日則官遷如傳舍起自調籍者尤速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坐未抵任即遷者有矣若此徒滋速化競進之徒何望庶民利國之益歐陽永叔詩云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誦斷言也古今同慨

戊子 成化四年

春大學士陳文卒贈少傅謚莊靜文性忮羅倫之謫文有力焉既卒士人可知矣○夏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交擾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國初殘元平定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

九原若愚南禹李為道羅生已復官

李賢等北京通紀統宗 卷 成化 八

至

賊勢猖獗

此一定礼無可議

士達滿四糾衆擄石城都指揮劉清馮杰領軍與戰不利

順末薦酋宇来毛里孩内侵把册孫滿四與其黨李修等有比從意乘時刼掠藏匿逋逃事覺上司捕之滿四遂糾衆反擄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屋高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銃參將胡愷各帥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不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急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為賊所襲官軍遂敗死千人賊勢猖獗　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介任壽寧夏琮劉清馮杰等俱赴京師下獄

六月慈懿　皇太后錢氏崩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太學士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

此正礼也其議論極正大

臣子不忍議別葬

孝子從義不從命

庶全聖孝

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

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諸内臣不深為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内閣與諸内臣至前面議　上曰慈懿太后至禮當何如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是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嫌故令衆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損劉定之三字從義不從命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虛其右以待后来則兩全其美矣后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即日晛時等具疏進倫言祔廟所以躰先皇篤夫婦之懿昭
常不可有失
今上全孝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議言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
彭時等號哭文華門忍餓太后之別葵故耳
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嫡孌師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 終不自安耳三攄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
憲皇曲全孝道之美
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感呼萬歲而退

讀 此舉禮幾失而卒正固彭時等四爭之力而 憲皇曲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誣皆可為萬世法矣

七月 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賢京營官軍五萬討滿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贊畫南京太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九

劉玉賢宦軍五萬討滿四

月彗星見掃三台先是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司鑰櫛請智
彗星見掃三台
邪媚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恣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為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
起授官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附
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無恥希進者群趨其門彭時因慧見乞休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逵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為至急
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爰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 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彭因慧見乞休不允
林誠劾商輅不職
上優詔答之○十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

幼上優容言官

欲譴誡輕奏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加納如脩撰羅倫龍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 上從之乃釋誡復其職

劉王項忠等討滿四餘党悉平

戶部尚書馬昂疏以星變言者交章劾之故也○十一月劉王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初賊聞

讀史 商文毅此舉李文達視之有愧多矣

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至固原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自領銳

項忠斬一

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我軍遶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

千戶以徇敵衆也

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又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闕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詾詾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震害生靈惡貫滔天歲卒以成功今始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即以師擾賊水草赭其旁近地賊夜

師直而壯

山一本叫無之

沒者設伏擒之賊人與馬饑渴勢日困時山叫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實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王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奏

彭時知賊可平可料敵之明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啟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奴誠可駭惧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其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成擒奚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書賊不足憂也程信忽曰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遷臣辟然附和以為止軍不行必失閣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楊虎羅者疑勇有謀滿四倚為謀主至是見

真志困賊成功

勢不可為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貍允諾請誘彼出戰務之遂遣虎貍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遁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於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識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日日披堅於石城下督軍與賊戰先後二十餘陣維矢石如雨略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功死所耳心輿論備之

讀要 頂裹教之生田叛逵之績不下於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卒成大憲主議明決亦不媿魏相朝廷任人社稷之福使當時久逵不珍而與奎軍雖件徒費餉給增煩憂動搖人心耳於事何益項彭二公之明識於是乎不可及矣

十二月定簡保舉官員例數擬歲收分撥南京各衙門及各邊衛所用人尤謹每吏部具闕或簡除或保舉皆公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之際也接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翀傳奉朝傳貴行之派中官所敢專也

口

忠

聖旨方面官員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也宣德正統間二年又有言其非政体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大疑為中官意也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瑶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至是吏部覆題以聞。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皆不欲朕舉行何耶中間顯有情弊其究治之於是遂臣不敢復言既數月簡擢若頗愜輿論乃知保舉良法而楊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內閣吏部薦舉惟擾撫接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為恥然則用人出於至公其必

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郡虛名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蠲牟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停冗役以均賦役。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

一門二節婦附姑耳

民邵紳妻陳氏弟紳妻黃氏貞節烈婦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紳兄弟俱避副遺二婦紳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抱兒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劉玉討平賊首滿四

成化五年

己丑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千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 宥遠伯任璽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

不稱戰者以言貌書判四事律之

李賓剛介不阿

兩廣都指揮劉清等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秉介剛不阿東素介剛不阿人意朝士咋舌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貌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者為上四有二者為中四有一者冠帶回家於是人益怨焉大臣有忠之者咳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為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調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秉盛為吏部右侍郎○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貴閻等二百五十八○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眞有宰輔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安四川眉州人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乞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萬安入內閣預機務

萬安詔萬貴妃為同宗

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嘱托貪賄為事認萬貴妃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援朝臣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鹽賊錢厚糾衆作亂江上偕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於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鯊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鯊至始甃以磚導朝廷隱漏四之變

其為變鯊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鯊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三邊軍餉不煩調運自鯊鏡俗

【讀】愚嘗因張巡撫導河既用之事考古驗今而有慨焉瘠公紹泰議潘渠內資水利灌溉外禦南虜全陝之利也太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調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國者何不倣其迹行之而徒令邊又按九邊圖論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沂境春初秋末皆可行舟若沿河州縣艙徵木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必蘇乎又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禦者將作大匠

太監阮閏娶許氏為妻事奏送司禮監處治

命平江伯陳鏡為掛征蠻將軍印

千鈞請于五原灵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過匈奴今可用帝乃使發陝愚按北土之有大江南舟之有車馬猶南方之有大江所宜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考閱古今訂謨遺跡則黃河不惟可資漑灌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振勇方册昭然索何徒能行於昔而不能行於今徒付之話言而不能見諸行事今志七徒抱歎於千載之下

【續】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為妻事覺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庭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正】廣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鎮兩廣起復歸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總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但裁革○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法勸分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七月初三日巳卯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妣紀氏先是已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
上令紀氏托病出居安樂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不
墮。　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俟報而隔門官照管至是聖嗣誕焉　皇
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　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
使貴妃知之○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等三邊軍務尋進右都御
史時越帥師巡邊平崖黑川撟達賊四十餘人斬首百餘級進左副都御
史又於黃草梁撟賊五人斬首百二十遂進右都御史○冬巡撫遼東都
御史彭誼計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
邊儲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諜者訊之盛稱林腎
騎阻糧火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衆收乃免於是反諜語之曰汝虜恃
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為然
汝虜何所恃

秋發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於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建大將旌鼓出
遼陽塞部次蘇整旌旗敵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撟斬之奪其馬足器械
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兵部奏准武職絕嗣許從軍立功一
祖子孫承繼其原籍流族不許冒襲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孫承襲
仍令納粟招軍堅職者俱承襲三等革

冒濫貴官。已非美政倘許子孫承襲此尤前代所無我
国家武職已失則冗監又復有納錦衣衛一軍之令其
亦五十安百步之間與。

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撟斬邊境稍寧

六科給事中諫佛建閣

壬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
哺加以流民強梗侵掠公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
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就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
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辛卯成化七年

發帑救賑京師

春京師饑救戶部發大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豪右時射利者戶部侍郎陳俊請于 上凡糶惟以升計滿一石者聞不與饑者獲濟 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滁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於內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於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粮儘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

轉運變為兌運

兌運又變為長運

蓋長運一代良法

議 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 朝之漕運也以軍然與其勞民而致失農月不若勞軍之為愈明之定長運誠一代良法不可復易矣

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楊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以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秉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只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命刑部侍郎曾鑑都御史滕昭等巡視湖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饑命大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廩勸分興革利害罷黜貪酷不職有司 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還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進忠左都御史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改兵部尚書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以白圭為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衣粗食不事粉飾

李胡子作亂命項忠督兵討平之

魏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衣粗食不事粉飾

羅捜套之議

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寧如例塋葬冠以遺書辭從之贈文靖 十一月立 皇子祐樘為

慧星入大微垣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瘡瘧醫謐曰悼恭太子○十一月慧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皆謂

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方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

文臧尚可武官不免怨望

即 傳 旨 吏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大臣 上嘗白萬歲閣老盍中官初懼有言戒約至

止呼万歲

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 上嘗以慰安之 上曰卿等後言無言及見訊謂為所誑傷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

方臧閣老

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雖

京官不震武職洶洶致憾欲建言者一

刺

彭部為萬安所困

春遲霜早不可耕種

時莫能救解及此召得見 上批出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

讓按此條出尹閣老直所記尹又云余在內閣時嘗欲請見萬循吉立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合即叩頭呼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托太監而轉下交而德業成此正理也忠臣所深頓也不得面議而每事托中官轉聞無不允從勝于面對是謂有理建謂上也忠臣所深頓也不得面議而每事托中官轉聞則人臣之不得已也乃以為勝于面對此豈中正有識之言而尹蹇齋乃以為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呼萬實先為之以阿諛宦者而彭商輩不得已隨之豈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議萬實致之再不召見萬實參與中官相表裡為之而彭商坐為所困矣馴至汪直用事彭廷商去而萬二十年則以能阿附宦者而為之表裡之效也

安匪人所累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為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住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老劄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上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鑒數言鑿七皆實

謝一夔上言五事

開言路以決壅蔽

謹按 此秦家恬敗匈奴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長河而朔方郡因河為固後赫連勃李繼遷皆據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帝擾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蔽麥蔽園雜記謂近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採樵園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以謂不可住牧耕種未之究矣況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戍虜于其外焉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戍守反在其外焉不亦懼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以絕虜南寇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為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為巢穴以為閑監無窮之害我

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成化八年

春

會試天下舉人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為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

正

壬戌 成化八年

春

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奏築邊墻開設桓

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

子俊相度邊地

林衛墾屯田以守邊子俊受命至邊地相度邊地每徙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

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拠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卿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套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

二三里為敵臺砦崖連北不絕不敢覘窺伺

焉請于沿邊一帶墩墓空處築墻建堡其橫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改削或累築或挑斷延方相接以為邊墻于是東起清水營緊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墻橫一斜二如簸箕狀以為偵敵逃箭之所凡為堡十二砦崖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凡兩月而功畢又請即榆林堡置

衛通兵當勾及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軍器用皆範銅鐵為之。榆林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事皆悉心經理。燁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青神人。

子俊之力

地方富庶稱為雄鎮

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套寇來腊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墾山湮谷。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逐安。彼時虜必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圖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浙江鄞縣人。父君法曹為刑部屬。平餘年有聲。由郎中超墜山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李賢薦。復超墜為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於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鍛鍊以為反狀。已具。會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吾安敢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妄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梁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瑜平恕寬厚類此。至是以疾謝事歸。○比虜寇臨洮。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甘州。深入固原。文升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鎮為勝坡。勒石紀功。○以太理寺卿王竑為刑部尚書

門達以謀反欲置彬之死

陸瑜久居法曹有聲

陸瑜執法不私

王越增從一品祿

癸巳 成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昌為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右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仍增從一品祿。時越奏報累捷。上嘉之。乃有是命。○以彭華為翰林學士。華江西安福人。太學士彭時之從弟也。其同年友福建按察副使何喬新

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這書政府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其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途其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援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嫌不可避也群言交譖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揮之不去之士出焉此時獎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

中人情之故態切當日之行事

喬新陳時獎於彭華

千海八九

朝中不可無此人

總是激其取法乎上實而已

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合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于閣下也尊兄以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會劾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於內頗涉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戇忘諱大馬之誠實惟為國 上怒解乃釋之○十月 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 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敕翰林儒臣脩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鎮松當鎮湖州五府并所續縣分巡僉通判縣丞各一員專理勸農直隸添通平谷等七十三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閱武內苑

勸農一事亦君天下者之急務

該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難稱焉事久而玩則又未免於官後民優之笑耳矣

中嚴戍邊軍令

敕邊軍如曾遇賊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若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讀我朝鞫賊所以敕深入縱橫肆然無忌者正以偵軍罪重而閉門坐視之罰輕先朝此令邊吏然玩愒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以故至今邊患有加無已愚於治安要議備邊條尤當言之

續新會縣民劉銘梁徇同徃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工銘徇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盜魚夜縛金童所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閒道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莊氏交歡不允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民七不淂適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尸熟視之斫破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隨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至逢春官稽收窆銘夜潛發其尸棄之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啓李番及閩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章

收葉盛以三尸誠為叉李

上之銘徇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孚逢春等收窆三尸誠可垂于永久詔可

甲戌成化十年

春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謚文莊越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謂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淂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其大用未究云○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者欲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糾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以禮部右侍郎劉孜兼翰林

葉盛以范文正自期亦其卒而大用未酬

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秋刑部尚書王槩卒以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尚書○勅公侯伯并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十一月復郕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復郕王帝號

敦念親親用成先志

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大臨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旦遂勅諭文武群臣曰景泰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萬安宗社亦既有年屬緣疾彌留之際奄棄臣貧

真帝主之盛德

功生事妄興說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罪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業紀于茲歷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議 景泰廢易英宗帝王之盛德也 憲剛不以為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韶雖致仕雖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奮威震百蠻百司悚慴于是有上書言雖不法事者

彭時端慎歷官

講官劉珝稱為第一

東劉先生

正 乙未 成化十一年 午

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

廖氏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大節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家事子姪亦不知其為何官也今之君子何獨不然○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石瀚為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取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出身及第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機密珝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甚久當時講官稱為第一受知於

上簡入內閣薦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恒過於嚴以是小人多怨忌之所建明入告于

上率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嘗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真文曰嘉猷贊頌然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云○五月手

敕禮部朕

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恐禮

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完是悼恭太子薨逝
心甚念之然慮為萬妃所忌至是張敏厚結貴妃王
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
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智召皇太子母紀氏厚賜之遂
令內閣擬名不稱旨上親名之徙紀氏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
妃中外聞之大悅既而文武大臣請立為中宮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
六月皇妃紀氏薨先是妃受萬貴妃傷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辛京師
籍籍謂薨於鴆也追封淑妃○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左侍
即初溥陛辭知順德縣尋復舊官起掌南京翰林院事司禮太監懷恩嘗受
業於溥力薦之遂有是擢

文獻類言記錢溥每自說云我平生感左瑞之恩為不淺懷恩嘗于
聖誕日被賜金一鋌奏云臣蒙恩拜此金以
轉奉令溥考績至京懽恩置宴以前金為
壽因跪曰與師父置杯酒溥
欣然從之曰此當與房下作首飾常二項
師父錢某之惠敢晉此金以
戴太監滿慶聞之絶倒

勅
鄖
擬太
子名

請立
紀氏
為中
宮

忻恩
嘗受
業於
溥

滿
慶
絶
倒

十一月立皇子御名祐樘為皇太子

南成化十二年

詔改南京兵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
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提徑往安南求賂凡
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
因間啟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閑者因脫歸
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恕往
巡撫其地恕既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沒其實石子官械
其黨至京師誅之恕上言昔吳王濞以七國之衆僅致一方陷沒騰衝啟釁致亂
賊叛逆今日之事始又甚焉且勸
切拒絶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江南
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英湖廣桂陽人先是韓雍經略斷藤峽

鎮守雲南中官
錢能怙勢
貪縱遣指揮往
安南求賂

直吉動天下

撙

三者藏富于郡縣

英端方儉約清靜簡易一時名卿皆為之

洪謨流民說

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撙節數年府庫頗充有言以羨餘朝廷多採納之官雖薦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柱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大抵英為人端方儉約清靜簡易一時名卿皆自以為不及○經理流民開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從都御史原杰之請也成化初元陝西至荊襄鄖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一切罷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高脩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及

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論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杰往撫其事杰受命馳至遍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杰於是大會湖廣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及析唐縣之地為洵陽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方

原杰安處流民宣上德意則流民皆齊民矣

民統水也既定乃下流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

上建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畧

當豈皆益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蠲廢貫心佩犢帶

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榛疆土入貢於版圖之間及側蒼生安枕於閭閻

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鄖陽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

才以究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

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太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杰石都

御史晏璧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為

立祠原傑山西陽城人

湖廣通志曾氏熙曰惟荊襄迤西多長山大谷土壤腴沃物產富饒寥

者易以為衣饑者易以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

往歲流民潛聚去而復來固其所也為政者奈何違天地之利而排民

之性乎原公置立州縣安集流移亦惟因其利而利之順其性而導之

耳昔周公悠敖頑民遷於洛邑戒長民者不忌於凶德君陳繼治之本

嘗忿疾于頑比年以來山湄屯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養於無

事之天非獨流民與州縣之利實國家萬世之利也

朝周文安流民說獲用于

我

鴻臚之什周宣王不得

專美矣此可為後世法 究一時明良聽言擢賢籌國安邊之美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貞定南宮人

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罵不事之謗一中

官請托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挾之圭密召四司官令戒餘群吏而已

竟不從圭嘗得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此尤過人者卒

謚恭敏○改刑部尚書項忠為兵部尚書召鎮守大同右都御史董方為

刑部尚書○七月京師黑霧見時坊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

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

鳴金擊鼓逐天上黑氣　停建玉皇祠

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狀類大貍一按之頃之乃定○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詣遼東整飭邊備○命建玉皇祠于宮中商輅力言其非禮乃止○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山西僧人僞得權竿二十餘踰垣亦詭跡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嘗衆遊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煽惑迤邐入京寓緣潛住大監黃含外舍含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引雜宦竪入內或登萬歲山毀中禁又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為佛有非分之冀事旗校知之寔三人於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其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於太監黃賜賜奏上請搜捕之果或其新造黃袍冕旒冠等器舍及子龍等皆伏誅

防範周且密

責

丁酉成化十三年

正月置西廠命司設監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貴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入貢

讓按南宮疏略曰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廣與魯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炳城郭掠抄居民往往為邊海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於

皇明祖訓可考於山東淮浙閩廣浩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奈何通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致嘉靖二年倭夷宗設入貢沿餘姚江縱橫殺掠抵紹興府逼令獻城閫帥墜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紬賊焚劫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宗設所領倭夷不過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攻掠至於旬日之久縱之可慮也揚文懿公守陳亦謂倭夷變詐凶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制不當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此華百端坐誣人之痛心

楊偉究苦哀號徹天何日滑神

二月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仕儒下西廠獄籍沒福建都指揮楊異家先是異以殴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異逃匿京師其姊夫中書董璵家璵托錦衣百戶帝瑛嘗辭適瑛正欵從汪直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於直謂異東陽以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掩捕異等鞫之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賄物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單與備嘗刑具如所謂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用琶徧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楊儒所直即令數校徑往兵部捽縛以來拷掠如異仍令數校黎遠突入楊儒居宅縛其妻妾婢僕至廠訊責仍令押回追搜囊篋領落抑答敲扠書夜百楚書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數日異竟死廠獄復遣瑛馳至閱籍沒異家貲財人口

這一起宦官同惡相濟天何不殺他而壞許多好人

輅珊夕驅汪直

乞華罷西廠以安人心

赴京往還所過鴟張虎噬有司畏其威賄賮狼籍巽父泰亦坐死于獄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曲理司設監事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恐商輅疏直十罪謂近日伺察大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盍緣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韋瑛王英同惡相濟擅作威福宦校提拿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鷹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使大小臣工皆不安於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太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懼焉劉珝亦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一時權宜因而不革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係非小伏乞罷廠以安人心上覽疏惡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國家安危關危命懷恩傳旨詰責輅等復陳其故會兵部尚書偕九卿亦疏直及常瑛過惡上怒即革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緝妖言事棄斬于

都市人莫不快之○出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於南京汪直初坐廠士太夫無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項忠遇直於途既過始覺追謝直不為禮越素輩涎代忠復毀短之直以是憾忠掇拾其過不意忠覺先疏攻之直泣訴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使也直中以他危事不容二人出辭調出南京○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其復有御史王億亦言罷直遂奉命仍舊坐廠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其復有御史王億亦言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傳聞四方莫不嘆罵之億由此得陞湖廣副使○下兵部尚書項忠獄除名為民汪直既復坐廠首發忠過欲置之死忠迂辨慷慨詞頗直直不能屈竟坐落職除名○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

戴縉王億副夫也可與事君也

王越媚諂之徒何足以方面與之

戴縉諂事汪直

錦衣千戶吳綬嘗求從直書辦綬頗知書直任之歷陞指揮掌鎮撫司事言聽計從而一時諸大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乘勢嗾科道排抵異己許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先是民山蕃作亂子俊嘗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為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權禮部侍郎周洪謨為禮部尚書洪謨嘗手製曆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製工巧識者服其精所著有四書辨疑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減場中解元減場者頭場止經書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太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為汪直所閣也○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時越特為汪直屬越為介私問越惡否越曰安有六卿惡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

一時大臣皆倣王越而媚直何曾見以禹自詡若人也

計畫略致仕

安有六卿惡人此王越之詭詐

宣為王碑田為晁今

項馬二公正气直鄭翁丶落丶

屢蕩遠遁不敢犯邊

出安用斑人為跪

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

講 此節出于諸書所記非一時一我朝宦官勢燄至此極矣

于一念憲失之心勝矣憑載筆至此令人有餘悲焉特士風頹倒至此極矣悲撫其初特起

來之而以驕人于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嗚呼君子寧為王碎毋為晁今

全寧為項衰毅之除名為馬端肅之謫戍無為王威寧尹同仁之含羞

忍恥持祿固位夫以宮保之重家宰之尊而甘奴顏婢膝為閹豎而不

較則亦何所不至而餘人尚何望焉嗚呼項馬二公今日謫矣去矣他

日氷山見睨王尹次第斥逐獨不謫乎去乎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百

世之羞不可復贖就若項馬二公之正氣直節磊磊落落傳刻名臣而

薈蔚風千載乎嗚呼富貴猶浮雲蓋棺乃定論一時得喪之草草何如千

古榮辱之丕丕哉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司陳越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遼東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山之捷

虜寇遠遁不敢犯邊東方無事時總太監横徵諸虜衛誼乃令所屬衛凡

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毋得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雲焰頓息邊人德

之自誼歸越代為巡撫遂邀功外虜媚奉中貴邊方多事氣象非復昔時

矣○冬汪直詣南京逮守備太監黨得朋至京師下獄充淨軍時直發海

朋嘗乘駕快船欠販私鹽毆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徑過水陸巡河

御史主事等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充淨軍

講 滾滾長語云先是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貔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侵人面或齧人手足求錢立西瞰命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傷辱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又廣西通志直大旗吹塵種種也塵字從犬古所謂擊鮑氏之後也黑眚之應也

黑眚之應

王鉞邀功外夷

有男子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

續山西太原府民桑沖伏誅初太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

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厭魅淫之凡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

沖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

於市具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

詔簡儒臣充東宮官

正戊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祉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採文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賓首選。○是月　皇太子出閤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体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士萬安等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擅蠹國情弊悉直告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辭五莊之賜

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不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尊師重傅理當如此

高明割股食母

羅倫慨樂善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倫終養都御史高明討平之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一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為御史有聲歷陸今職持正敢為以二親老懇乞終養明征閩盜既平勅留巡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敕徑歸。後數年卒。○羅倫慨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為大

救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和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皂
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倫不受既疾辭歸結茅屋於金牛山取給於
隴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求之比舉
火日已近午亦嘯然不以爲意曰與學者講學家庖垂十年而終年四十
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敎

十月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
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升巡邊○令武職降調充軍若本身在不准
襲孥文令武職有犯非典刑者不許監禁武職絕嗣傍枝不許襲○九月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浙江布政使

羅倫不受折薪錢

羅一峯剛毅不可及

羅倫有浮雲富貴之意

楊繼宗節人也當今之世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鎮守之設切當革去

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嘗設集僚吏告
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死出而生之使吏具
卅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後仕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
無留獄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
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土地責正行何害
明旦即往告曰此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
累公太監愧服而去

續已亥成化十五年

春差太監劉倜鎮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復革去。
天順間復差太監蕭遂鎮守。天順末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至是始
復設

是各處鎮守太監革設多弊江西同自後司礼監權盛遂循習為成規天下十三藩省無處無鎮守之設馴至正德中官之盛極

文升典抗禮

矣公言貽靖聖天子龍興始曉然一切革罷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六月遣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戒服遠迎除道餙館供帳鮮備厚贈於途文升不為禮直怒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謂安邊建州諸處皆以文升禁采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懼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蓄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汪直用事朝紳諂附

直　為林聰傳者謂聰耳起更為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詡名疏其近涉浮沉愚謂林非敏悟汪直之橫而不能白文升之冤宜自以不至一二三百里望塵跪俟馬溷方興及駐館則易小帽綺織趙走唯諾叩頭如搗蒜時侍郎趾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時諺云都憲抑頭侍郎趾半聳

錢溥阿附汪直

朕欲燒燬世道至此可歎可歎

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孰謂以歸諸公比直隸大水皆溥禦辭其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壻半個兒丈母腳跟衆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　旨乞骸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己乃謀於汪直復族科道重劾王復薛遠禮部尚書鄒幹當嚴直從中主之傳　旨並賜歸○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諸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俾建於是盧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者欲糾二衛人馬入寇請出師討之布

偉閹禁中以資笑具

汪直立功固寵將以俾進

羅狀未著而迎征之 非祖宗意也有望其改過意

貢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於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至北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擄焚其廬舍而還僚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女直入寇遼東 時鉞隱匿廣情

己酉 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為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甚恣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碎舂火烝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欽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鉞以前功賞在即乃隱匿虜情不報恐沮其賞於是遂地驟然屯堡屏

論征功陞賞

跡所克耕耨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太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 上固留之侍讀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有罪詔各罰俸一年時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於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餘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 貞詔從輕罰俸時鉞已遷戶部矣○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梁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

強珍奏謙等隱匿實情

萬貴妃戎服男飾

謹按 奴視藏抄謂其占女主為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異幸小耳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上益愛之此其應也

北情如斯公直安在

陸容奏議安南之征

七月下御史強珍徵謫戍遼東珍既劾陳鉞等彼言嘗倚鉞怨掌院事王越縱珍既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迓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彝勘宗彝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直梓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辨竟論戍遼東兵部當書奈何予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日以兵家之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傅

上旨索永樂中召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讀史程篁墩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東攜然於女直北挑釁於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俠民平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朝鮮請改貢道

建州女直

邀劫請改貢道守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時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等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徵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大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遣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檢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蔽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黃賜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實嘉歎良久詔什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　至辱他巡撫官

賜紘鈔萬錠以旌其廉

秦紘上汪直

率屈禮以見紘獨抗禮莫不為屈直以　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

故衣

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

汪直 徐郎 恭敬 無能

劉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聚衆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擒男婦百七十餘級次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衆汪餘陞都督王

胃功陞賞者衆

喜墜錦衣指揮○兵部尚書余子俊丁憂去位改陳鉞為兵部尚書○進國子監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濬廣東瓊山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為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濬若南京鄉試及會試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悠誹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体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趨於中正甚掌太學踰十年論著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徵密過之

五濬師行不觀時勉

議 時有嘉興李子亲悦時才放曠號江南才子文詞放誕傲視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我去而夫子來也又曰恒中有長劍日日

幾田磨以此為丘文莊所點然悦遂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點亲悦無異歐陽公之點刻栽

彭韶奏罷市田

寔財之多国初設官以下云云皆害財之弊何以善後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春所請遣辦買進貢均徭餘戶因言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必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無創造營作之大寔強及有不可及何哉以寔財之多也 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 外文武加數倍矣 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士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俊朴今有賣書籍少刻今版竹猥濫矣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啟宅端而益以雜用何以善後哉

議 成化間去国初時尚未遠風俗猶未至如今日後靡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何如為言世變江河可勝慨歎

遣戶部員外郎官蕘等勘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皁城民田萬頃界接
蕘却內傳之賄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家遣人要蕘曰以
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吾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地
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有所忤蕘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
我戶部也有害吾恤諸公何要蕘其秉正之臣也民其有賴矣
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為考試官取趙寬
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
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
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玩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騶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
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戚寧伯王

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歲增祿四百石
○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腹心之蠹實無能為但
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伯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
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穫未竟餱糧已空
机杼絕停布縷何在求心饑寒不可得矣　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
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蕘以律己端本
澄源在　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兵部議行戶部以功累
遷至都督蕘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
福彼自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崗蠻又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
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違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瘴使徵索
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後尚敢反耶因請為信舉眉興以
示敬信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散袍糲飯閒亟輒展玩經史出入省駱

端本在朝廷
蠻夷雖曰肘心之蠹實無能為
王信面諭蠻夷詰其違順亦名將也

儉足以文土信格言也
二公絶无而僅有
蒯祥木工位極一品奇哉
思馬入冠大同

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信絶不為只念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来

朝將臣魚正前如山公雲茲如王公信殆所謂絶無而僅有者

蒯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皆祥主之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贈及祖父母廕其二子一為錦衣千戶一為國子生享年八十四木工祿壽至此亦奇矣○冬召子俊為戶部尚書

壬寅 成化十八年

春虜酋亦思馬因擁衆入冠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遣將禦戰失利命

子俊出師禦冠

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

喬新伏兵敗虜

虜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明王投珠抵璧

汪王坐敗之罪

北虜自余子俊城榆林後不大入冠邊者數年至是因威寧海之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祀橫遭荼毒野有暴骨矣邀功啟釁汪王之罪於是乎不可逭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參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為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為

乞崇
即位
為天
下先

內臣
顧恒
歲有
進貢
之仪

詔疏
忻旨
別調

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為天下先凡織造宮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來獻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怨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為害反大也市舶內臣常春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為造辦進貢之需詔上疏臧其半太監梁房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憚其害詔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泣涕如去慈親焉



是時都憲何喬新彭方書曰閣下轉調貴州叩之士大夫往往舉世不為而已獨閣下為好名僕切以為不然君子為其所當為初非為名也但求七於三代之上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為上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匍匐於宦侍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鄘志完有云顧君無以此舉自蒲之所當為若未止此也僕亦

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

王恕有回天之力

顧閣下無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為者尔舉世不能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字字正言確論深得明友責善輔仁之道抑何公所以励人如此其所自励從可知庶幾壁立千仞氣象矣

遣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寘敬斬臣于市臣初為妖盜被捶傷脛號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實緣近倖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藥於湖湘江浙黿鼉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黿州命工鎔銀為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所有玩器之精絶者檢括殆盡伏拘黿牙諸生日録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伺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敬充淨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謂恕有回天之力○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

陳獻章獨築一室絕意舉子業

逐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楊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靡無所不講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

作聖之功其在茲

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興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讀覽之驚曰遍山不如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昶章懋董旨樂興之遊既而獻童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童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明言于

李者稱白沙先生

上特肯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

活孟子

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

知布汪太監

謹按陳白沙声名傾動一時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以經書為糟粕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視聽言動着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議論陳服即解官歸執弟子礼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參大政既歸省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啓焉當時名士如陳公茂烈鄒公智李公承箕皆北面焉其能鼓動一世如此誠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楓山懋若何椒丘喬新若周翠渠瑛胡敬齋居仁若張古城吉若羅整菴欽順若陳益菴琛為禪愚於舉節通辨亦已辨之至丑譽瑣綴録則詆訾已甚誣實相半未可盡信尚論君子識焉

冬大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戚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謫天下懍懍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謫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遁帖然僵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

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

吾將兵惟伏此西越

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伏此西越

曰王越陳鉞也　上微哂馬至是御史徐鋪等劾直欺罔芙權謂先與王

越兵綬戴縉等結為腹心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

知有西廠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

不知有　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

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粮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

有朝廷

近

佐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別圖

汪直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

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

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

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忿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

生何非可

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使九重宵旰之憂

汪直恣惡

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

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多方誅求以致天災地變人心離叛

疏奏　憲宗遂逮直并其黨黨斥皆畫中外莫不快之

逮汪直

汪直輩之斥逐萌於阿丑之諛諂識者謂其有東方朔諫諫之風信矣更錄一二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後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多丑於　上前作六部差遣此國即撒工賂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王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

按三代時朦臣誦詩百工獻藝秦符堅時宦者趙整作歌悟主阿丑頗合此意亦諫道一助也

又廣西通志汪直大藤峽徙種也成化中內臣賢稱懷恩惡首汪直考懷恩則宣德中直臣山東戴綸族父太僕卿希文子也古昔人多論世類汪直恣惡

也乎今日選任內臣欽畧宜論此

宦者趙整行歌悟主阿丑頗合此意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　東宮每起立拱

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跽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狀觀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崇御訓隆禮師傅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為諛而欲講

官號請坐聽。知尊君而不知所以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勑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厲器械為戰守備喬新獲虜諜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師

千 居重歷士死戰

馬亦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守懷仁寇逼憂來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銳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為一營中軍右掖其旗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為一營中軍散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參政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督聲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倘重之時兵部左

泰政布政之力

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有遺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堅謝辭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今日乃參政布政之力也

知時言保国利民五事

夫有志士讀趣自別但恐人負官今世幾人念到此又按章楓山語錄自言當時惜不得政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章楓山此見與刘東山畧同夫世俗恒情每重內輕外至於府縣之職尤不屑為一公乃欲為知府知縣而不可得識度卓越

做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忠至弘治中始卒謚襄敎○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右參政時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畫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

以抑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録異書為名寵緣傳 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發也故芳董譖而謫之○起前兵部侍郎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流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究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巡撫文升於遼東凡三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冬旱無雪十二月詔黜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 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瑤傳 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勅書俱寢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干嶽皆逃自軍囚者餘向未庄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紐邪

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發

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

格天之應○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且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贍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摏兵車營圖其三摏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樁繩營圖其五摏樁繩營圖其說甚詳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

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

十字兵車之利昭然

十字兵車之利昭然

重校 疏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只此十字便見兵車之利昭然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兵荒之兆

慥成陂却之功

庚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禮部尚書王恕侍讀劉健為考試官取儲巏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敕等進士及第出身○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兼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死鋒鏑及未散巖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徑僚各安生業約餉將士寇來自守不許輒進兵諸峒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皆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河務浦尋驛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勅褒奬俾其協謀撫治使對營之衆化為編氓視彼步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

因以敬名爾

二者皆不可廢

損益大不侔云

謹按有国者之於夷狄固不可無撫綏之仁亦不可無膺懲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悖其施焉耳先時蠻賊流劫廣東西無完郡故韓公雍不得不奮揚威武勦撫懲創之非黷武也宜也否則縱寇不再吾民既寧天威既震百蠻既清霜雪之後必有陽春故朱公英不得不反前政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亦宜也安輯徑僚即所以安吾民也二公所行皆適其時各有攸當不可以彼廢此不可以彼詆此後之詆政者察焉思過半矣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於是盡棄其學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衰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鶉衣簞瓢處之泰然或爲之慮或曰以仁義潤身以爭義潤屋足於禮聘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徹之域提掌衆事李

識不

欽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二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一敬字佐成

揚氏應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若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為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乎正者讀書錄所見之外惟此耳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出涵養体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羅氏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命何喬新等賑饑

幾內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徐溥代祀嶽鎮河瀆諸神○秋陝西山西河南又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之

太監尚銘東事怙寵夷權羅織紳中外畏之黷貨尤甚於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覲巡撫皆往至是卒以貪敗宥不誅以準代之準

廣東順德人為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逵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

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閉門自經○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敞獄并謫遠州先是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會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予珠玉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 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析數民居報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蝕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饉人民流離餓死填路賑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聖德發內庫銀數十萬營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若傾覆陰

西京地震陵寢動搖

工役不息人怨日興

年之府庫殆盡豪貴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

然非主懷當之力

林公為朝陽鳴鳳

令天下納粟入盜事例

二人直言震天下

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為陛下仁聖之累耶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鞏上疏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鞏隆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天下俊福建莆田人鞏江西吉水人○以山西陝西等處屢次飢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管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三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遣人繳部從太學士萬安等之言也

議　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差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皆失之萬安董謀國如此而臺諫亦無一人言其非者時事可知獨張公者為之力救幾乎不免可勝歎哉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

守邊諸將不肯橫身以禦敵

毀實天下預備倉

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琬等出大同出野口聞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議　何喬新與太學士劉珝書曰竊聞之戰不可數勝數則民疲比虜自正統以來憑陵中國守邊諸將慄妊不肯橫身以禦敵每虜寇小入輒張以聞大入輒張以征之成功則同受賞賚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乎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浮亟肆以疲之之術也不知朝廷置邊圖果何為乎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單弱備餽煩苛可無慮乎閣下位兼師相身任天下之重凡天下之事弛張在閣下之一言望賜裁度

令天下毀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年因旱　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大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斂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　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視不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丁璣上言十事　赦毓元上言四事　周軫疏言八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絶進士赦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愼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愼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寓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乙誅元惡以快人心臧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陛繇章因疏星變為閹豎干政妖僧蠱惑庇任壬衮寵逐忠良所致又言高書王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陛則紬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皆不敢擬陛焉○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時恕上言林俊張黻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姦邪誤國誰復肯為　上命復俊黻原職南京用加恕官保○守溪長語記初林俊之効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哉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柰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碗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為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于家稱疾不起　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將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於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

林張二人志在盡忠得罪　古未聞有殺諫官者　合謀傾俊

他日天雷擊碎汝首

天下忠義者也

憲在東宮

敏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事為我輩內臣壞　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碎汝首。矣。敏聳聳。尋死。竟瑾以寶石進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矣選。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矣選。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矣選。恩曰。

極是慷慨規規具開荅者可知

春初因星変傳奉官多革罷

爲之師對曰臣妻弟甚來謁臣因晋以教子　上曰可令見朕明日入見遽問曰汝能詩云乎可賦一首以觀之見志曰請題　上曰任意爲之即應曰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舊在京幾冉心冉冉如雲氣常選黄金闕下飛上曰汝欲依朕耶即日授刑部主事

戊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寵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府通判○罷巡撫大同左都御史余子俊子俊在大同議修邊墻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爲之工程已有次第有忌者論其糜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謙僧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召翰林學士令入内閣參預机務首江西泰和人李孜省薦之也舊制無自南京入内閣者有之自直始○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爲御史督學南京累官今職廣民疲困爲除徭役後羅官買備賑濟務爲惠養上下市舶中官常春倚進貢爲姦利後戶苦於供需時減三千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春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僞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來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諸番之誚奏裁選每事沮抑乃誣奏以他事詔遣官往勘文致以罪竟逮選赴京廣人數萬號訴於詔使擁留之不能得選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選立志以古賢聖自期待自奉甚儉操履誠慤其屈此官必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視去就爲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轍所至無不感動嚮應者名重海内士大夫無問識與

廣人擁留陳選

不識論一時正人必曰陳某司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某不可與銓衡者或非其人必曰此無踰陳某者及卒人莫不悼惜之別號克菴

正德中追贈光禄寺卿謚恭愍

儀封王尚書廷相著俊川慎言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拆諸聖曰由士賢充之也仁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夔正充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乎

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

議擬 陳克菴父貧韜亦為御史克菴既貴顯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菟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駟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蹇士所不及者愚謂羅一峯為同一高風今日為方伯為狀元者何處尋討此等氣象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為民罷吏部尚書尹旻龍旻之子也旻由吏部左右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珝同鄉相厚善珝位與安並安雖欲害旻為珝所梗不得行珝因爭易儲事為安所諸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怨初禮部侍郎缺直時為侍讀學士欲補之旻他有舉薦上不允內批以直為之既而直居憂起復補南京禮部父之經營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託李孜省諸旻于上而復嗾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無遂為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連旻鄉里故獲皆降謫外補

議擬 菽園雜記尹公旻行不滿人意處頗詳謂推陞部屬必先入中官之門者又私其鄉人鄒尤着又距洲文集蕭嶼傳嶼舉干鄉卒業大率尹旻遣子龍迎講學馬龍最尋第進士擢編脩驕溢不道嶼討其必敗旻欲選嶼戚嶼辭峴崤按此則旻安直輩立黨相排去之以私不以公耳大率當時二黨類唐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舉裕為吏部尚書裕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在江西人先是李孜省托言神降有起永新劉敷為右都御史擢新建謝一夔為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為吏部侍郎高安黃景為禮部侍郎與議喧竑不平惟羨吁江何喬新之介持初

朝改之更 改省之為

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官個戶窩藏占恢不發乃奏欲併坐其主
黃璋與尹直銜之調珪隨西按察使或問之黃璋對曰珪之謬也匪吾省
李孜省密奏里閈其為紅中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為也○
十月加太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
太子少保華時已得風疾辭歸家居數年卒謚文思

國家之勢在離合

讀史 成化末內閣四人無差強人意不如司禮監猶有一悚恩言行卓卓可稱述也至於悚恩外任無一人之嘆為公卿者不亦愧乎世恒憂司禮監反強外廷無人世道何可勝嘆

擢浙江參政夏寅為山東右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亂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害不小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

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登仕郎署仕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隆志

君子有三惜

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讀史 今人知此三惜者亦鮮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

李裕請加才力不及之例

僉憲李批點皇明通紀統宗 成化 人卷

虎臣極諫棕棚

僉例考察其汰沃之目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為五凡考屆才力不及者俱照三級調簡僻衙門用故為此以為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譽之者○國子監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臣鳳翔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大學適聞萬歲山架

棕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上奇之癸酒費閻弗知也懼其費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守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櫚即析却矣命吏部銓選時與臣七品正官閭閻而大斬臣名遠播天下後授雲南昭如縣知縣卒○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恨守隨不置藉之于上會守隨以朝覲至京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無能對乃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仰服閣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南寧知府○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程敏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取費宏劉春梁瑞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五月工部尚書王一夔卒○八月　上不豫是月二十二日　上崩○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尊　皇太后曰　母后王氏為　皇太后冊妃張氏為

皇后○上　皇考太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遠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戰事并追奪敕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居住○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璟等以附李孜省也○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流飛起西北旦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出傳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兼節剛勁可寢大奸妥巡撫宜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官者陰主之也願　陛下法

正心之功未講

掃葉掃照讀書

斂笑而不答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雪之炊以照讀書遷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窮三已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是年王竑卒○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遇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二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

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罹慎刑智及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徙來高自標榜謂鼎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皆有名目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堆立法進賢細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甯○葬茂陵○詔集議祧廟　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及群臣議必釐事　守陳上言　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郎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稷契比議者徒謂太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　憲廟升祔請并祔　德　熙二祖目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

若商周之稷契以功論不以統論

詔議祧廟

文祥上新政疏

則以 太祖擬周商稷契而祧三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
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 國家
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
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懿祖當於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
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
制 上從之○建祧廟于太廟正寢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
奉遷 熙祖于正殿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
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之上行祫
於之禮○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
道紲居鳳陽至是一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請
去萬安而召恕用之 遂有是命恕至京辭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

獲見君所以事事尚曰 老先王勿受官職先請見 君時政之不善者歷
歷陳於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嘉其言而不能
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朕用寒義王直故事變恕
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喬新
又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
一日請閑言 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擢光詹
事楊守陳 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為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為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
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 太后享
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源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
樂舞蓋指姜嫄而嘗頒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
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

喬新雖坐實遠此語實中萬安心肰安此時不除去之何日

王恕剛正力言

議定祧室憲廟升祔當祧

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若穆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從之時有縣丞徐項者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讐當時膠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宮衛俱宜遣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 問萬安劉吉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又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是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 旨以為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為紀又有以為黃一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后抱保恩命宮中進膳如 母后禮○萬安罷先是安結黃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為腹心取為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為內豎於

時人目為洗馬御史

万安尹直之言來為脫身計

皆房中術也

万安允哀

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 憲署曰臣安進上遺悞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予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悞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已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寘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第安又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公星萬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猶贈大師謚文康其子豈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壁為編脩俱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為媵妾子弟僮奴懷藉奔散無餘者

擢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溥常州

此並出詞林記及守溪長語所記敘園雜記謂近時一進士徽州人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為翰林庶吉士萬陰痊吉士自譽會醫具藥為洗之因得為御史時人目為洗馬御史連疏劾此御史遽投此御史視趙安文據之翰林葺諫何賊乎為懷當所深惡痛而亟逐之也與昔人謂毋汚青史為子孫累士大夫當重念斯言

大李衍義補有資治道

北虜入寇涼州等處

林俊毀边方伾祠

請尊孔子為廣

宜與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道缺焉。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分門輯類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帛。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涼州蘭州等處。○尹直。瑣科道交章劾其書坊刊行。○十二月。北虜入寇涼州。阿阿李孜省。嗜利無耻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俊至。奏免交趾之貢。滇俗從釋信邪。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加祀先師遵豆舞佾。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為帝。盡去舊號。奈祀加遵豆為十二。佾舞為八佾。

孔子万达一人

冠履之分懸絶

孔子加以帝號尊崇之極

稱其衆矣。一如天子。制禮部疏上。止加籩豆舞佾焉。餘仍舊。

楊守陳請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稱曾大司寇耳。雖公之與曾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絶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而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

吳況作孔子封王辨曰。王臣之號也。夫子人君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而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

師之尊與君等

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

盡洗前古之陋

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矣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蔑以加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王者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於王與不王乎按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為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璽山丘氏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撤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與偉哉